

花季



二嫁金龟婿

内容简介

在一年之内完成“从无到有”的创业任务，
再找一个不知他是“金龟”的老婆，
是他此行的目的。

眼前的女孩一百分、有身材有样貌，
他正准备实行追妻计划……

“我要嫁个金龟婿。”

却听她大声宣告：

她一直以来的愿望是嫁个金龟婿。

可“金龟”到底在哪？

虽然身边的追求者是个穷光蛋，
但他温柔、善良、体贴又能干，
没钱再好也是九十分，

天秤的两端她到底该如何选择呢？

虾米？是她被骗了——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新坏男人 / 杨雯主编. — 长春 :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3. 8

季候风 第 4 辑

ISBN 7 - 5387 - 1792 - 7

I. 新... II. 杨... III. 中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65133 号

季候风 第四辑

主 编 杨 雯

责任编辑：姜淑华

责任校对：姜淑华

装帧设计：黄 浩

出版发行：时代文艺出版社

社 址：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电 话：0431 - 5638648

邮政编码：130021

印 刷：吉林省委党校印刷厂

开 本：850 × 1168 1 / 64

印 张：144 字数 3840 千字

版 次：2003 年 8 月第一版

2003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7 - 5387 - 1792 - 7 / I · 1696

定 价：全 48 册 216.00 元

本系列作品版权所有，任何重制、仿制、盗版或以其他方式加以侵害，一经查获，必定追究到底，绝不宽贷。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孙慧菱
二嫁金龟婿

1

轮到他了。

在参加完大哥和二哥的婚礼后，现在轮到丁浩伦了。

来这里，在一年之内完成“从无到有”的艰巨任务，并且挑一个完全不知道他是只金龟婿的老婆回家，这是他此行的目的。

凭他的金头脑，对金钱驾御的能力，有什么能难得倒他的？

不过想要挑一个从头到脚都令他很满意的女人回家，恐怕是十分十分的困难了。

真的，来这里三天了，他没看到一个令他满意的妞儿。

真是奇怪，大哥和二哥为什么能这么幸运地碰到和他们相属的另一半？

不但能顺理成章地结婚，还很光宗耀祖地证明自己

非凡的能力 ,而他呢 ?

来此三天了 ,他什么美女都没遇见过。

难道她们都跑去藏起来了 ?

他伤脑筋地喝着酒 ,一脸的无聊。

他丁浩伦不愁挽救不了一个只是虚有其表 ,实则已是空壳子的大公司——这是他此行的目的之一 ,他愁的是——

他恐怕找不到一个令他十分满意的女人回家。

看来他得加油了。

也因此他不急着到他父亲的至交好友公司报到 ,倒是急着想先“猎艳”。

是的“猎艳” ,他是来度假 ,也是来“猎艳”的。

丁浩伦无聊地睇了眼四周 ,正考虑要不要买单 ,突然酒吧门口的铜铃被撞响了起来 ,门应声而开 ,走进一个十分漂亮的女孩。

有了 !他眼睛一亮。

他想“猎艳”的对象 ,不就是她了 ?

漂亮美女笑盈盈地走了进来 ,大方地直接就往吧台前一坐。

“妈 ,我要马丁尼。”

妈 ?!他眼睛睁得圆圆的。

原来这个看起来和蔼可亲、十分单纯善良的欧巴桑 ,是她妈呀 !

看来他以后得常来光顾才行。

“你又来了。”老板娘嗔笑地看了女儿一眼，“跟你说了，酒吧这种地方你这种单纯的女孩还是少来的好。”不过说归说，她还是替女儿调了一杯马丁尼，递给她。

“人家是想来帮忙。”漂亮女生嘟高了小嘴，“怕你忙不过来嘛！”

假日人一定比较多，今天虽是礼拜天，可是隔天不怕迟到仍旧逗留到很晚的也不少，她不来帮忙怎么行呢？

从小母女俩相依为命，妈妈能做的她也能做，因此尽管母亲再三叮咛，向葵丽依旧不把它放在心上，反正念一念又不会少一块肉。

丁浩伦有趣地看着他的对手。

她的脸化了淡淡的妆，可是如果洗掉的话一定更美，凭他多年周旋在模特儿身上的经验，他的眼光是锐利而且精准的。

那双修长的腿，看起来十分的迷人，引人遐思。轻松地交迭在一起形成的弧度，让男人跟女人都同样地无法移开视线。

更别说那苗条的身影——这女孩子具有模特儿的水准，就算想当明星她也很有这个本钱。

清纯、漂亮、迷人，如果再加塑造，她一定更是性感，而这种女孩子，最对他的胃口。

他得请她喝杯酒，看她值不值得交往？

才正要拎起酒杯，母女俩又开口说话了，为了不打

扰到她们,他只好先按兵不动,听听她们在聊什么。

“今天生意没那么好,不用你帮忙,你还是赶快回去吧。”

老板娘似乎很不喜欢女儿来这种地方,他研究着。

这是一间很单纯的小酒吧,格调高雅、轻松舒适,畔着东湖而立,既可以品尝醇酒,又有美丽的湖光景色可以欣赏,客人都知道这个有着钢琴伴奏的小酒吧——“琴”,只是纯粹供人放松精神的地方。

为什么自己的女儿不能来呢?

“你来了,我就别想打烊了。”母亲压低了声音说。

向葵丽噗嗤一笑,嘴里的酒差点喷了出来。

“这样不是更好吗?多卖两瓶酒,水电费就有了。”

“你——”

还好他今天挑对了位子,坐得很近,近到能够清楚听到母女俩的低声交谈。再加上清脆的钢琴声响完全不会带来任何的骚扰,她们在说什么,全都飘进了他的耳里。

“别只顾为了这点小钱,小钱留给妈妈赚,你该努力地想法子赚大钱,别忘了你想钓一个金龟婿。”老板娘点了下女儿的鼻尖。

一口酒呛进了他的气管,害得他不断地咳了起来。

金龟婿?老天!

他差点被这句话噎死。

如果不是金龟呢?

如果对方佯装是只金龟呢？

唉，真是笨！

幸好没人注意到他这边的状况。

“我刚刚跑去看电影，好羡慕人家都是成双成对的，什么时候我也能跟人家一样，也成为人家四周坐的——一对对的情侣之一？”

怎么可能？金龟哪有那么好钓的？

就算有，也被你刚刚那一句话给踩死了。

丁浩伦咕噜噜地喝光了杯里的酒，又给自己倒了一杯。

“与其沉溺在眼前的小幸福，倒不如追求远大的 Big 幸福，别忘了要时时把自己调整到最佳状况，熬夜是美容的大敌。”老板娘说教了起来。

真是稀奇，这世上竟然有这种妈妈，叫女儿去找个金龟婿？

丁浩伦眨眨眼，内心的震惊真不小。

是他太小题大做了？还是这里早就变成这样了？头一次来，让他开了眼界。

“还说我呢！”葵丽有点不满地说，“你自己还不是在熬夜？”她提醒妈妈。

一口酒差点呛了出来。

这是什么世界？他差点大喊！

有一个这样的妈妈就已经够糟了，竟然又多出了这样一个女儿！

老天，他头昏了。

妈妈笑了出来。

“说不过你，可是你明天得上班——”

“我的工作枯燥、乏味，就算是打瞌睡也没人理。”她无聊地叹了口气，一副好可怜的表情，“就算是睡得饱饱的去上班，依然还是会让你想打瞌睡。”

这么枯燥乏味？

钱有这么好赚吗？

他匪夷所思了起来。

“公司只是达成理想的跳板，别忘了你远大的目标，工作事小，想办法当个董事长的儿子的秘书啊什么的，比什么都重要，这才是你的目标。”

“我知道。”向葵丽点头。

丁浩伦的口水差点咽不下去。

真是厉害！

真是怪胎！

他有幸开了眼界，全拜这一对母女所赐。

“知道了，那就赶紧下手啊，别让这么好的男人被追走了。”母亲催促。

向葵丽无药可救地直点着头。

“哪一个女孩子没有理想呢？我的白马王子不但要有钱，要英俊，而且还要文雅、体贴又成熟，看起来永远高尚——而且有着善良的心。”

“咕咕咕咕咕——”丁浩伦差点喷出了笑声。

幸好他的嘴正对着酒杯，满腔的笑意全化成了咕噜咕噜的泡沫，刚好喷进了杯子里。

我的天哪，他真想大笑。

这世上竟然有这么爱做梦的女孩？这叫什么——待嫁女儿心？

丁浩伦赶紧又喝了口酒，掩住差点又喷出喉头的笑声。

他偷瞄了眼那个漂亮的女孩，发觉她越看越有趣。

与其说她想嫁一个金龟婿，倒不如说她想嫁一个白马王子，一个只会在梦中出现的白马王子。

他突然能理解为什么母女两个会这么大言不惭的原因了？

原来母女两个都一样爱做梦！

不过当妈妈的，看起来比较实际点。

老板娘生气地哇哇叫了起来。

“你这哪是在找金龟婿？你根本就是在找个一百分的白马王子！”这世界上有吗？

没错没错，丁浩伦赞成地点头。

不过找白马王子在梦里较容易遇到，可是想找金龟婿——眼前的这一只——他，早被她们母女俩吓呆了。

除非她好运地能再遇到第二只，否则恐怕难了。

很巧合的，他刚好是她的理想。

他看起来永远高尚，而且有颗善良的心。

更别提他多有钱又多英俊，而且文雅、体贴又成熟，

他甚至可以说是一百分呢！

可是她的“胃口”吓坏了他，不，该说是她们母女俩的“胃口”把他吓坏了。

“找金龟婿不就等于在找白马王子？”向葵丽一脸的不满意，“每一个女孩子都有做梦的权利。”她顶了回去。

“咕咕咕——”他差点又喷笑了出来，杯子里又冒出了许多泡泡。

这家伙大概分不清什么是现实？什么是梦？纵使有，也得看自己有没有这个福分。

丁浩伦好不容易才忍住笑声。

向妈妈果然生起气来了。

“你这样还能钓得到金龟吗？”她重重地放下酒瓶，幸好客人已走得差不多了，“向、葵、丽，如果这世界上真有这么好的人，说不定还会吓你一大跳呢！”

“不，一定会有的。”向葵丽也叫了起来。

原来她叫向葵丽。

“如果有的话——”做妈妈的眯起了眼睛，“你娘我，早就遇到了。”

“噗！”丁浩伦喷笑了出来。

他完美的白衬衫完了。

幸好母女俩忙着对战，没空注意到他。

“不，一定会有的。”女儿坚持，“只是他不是出生在你们那个年代，我相信我一定能找到。”

哈哈！他差点大笑。

好有趣的女儿，一心想嫁给金龟婿，却良心未泯，坚持对方得有一颗善良的心——至少。

不错嘛，有理想又仍能坚持，不错不错。

这意外的发现，竟扭转了他原先的印象。

幸好他是背对着她而坐，耳朵刚好竖在她们的后头，才没让人看见他滑稽的表情。

忍得十分痛苦。

“怎么了？”一个显然是老顾客的人，插进了话题，“顺便买单。”他拿出了五千元，豪气地说不用找了。

“我们在谈‘如何找到一个理想的白马王子？’”说着她没好气地瞟了女儿一眼。

在听完了老板娘的一番话后，老顾客也忍不住地一脸发噱。

“要找理想的白马王子是一件好事，但是——那可能在幼儿园里才找得到。”

老顾客的话一说完，随即引起了一阵哄堂大笑。

葵丽惊愕地转脸看了看他们，随即脸红了起来。

啊，她没有想到她的话都被人听见了。

不过管他的，这就是她的理想，她一定要付诸实现，她才不怕别人笑呢！

她要对得起自己。

客人陆陆续续买单，不过还有三个客人没走，让他有机会再继续听下去。

“葵丽，打起精神。”母亲拍了拍她的手背。

她抬起了俏脸 ,脸上有着懊恼。

“谁都有做梦的权利 ,只要不碍着别人 ,你的梦谁也夺不走。”母亲抬起她的下巴 ,仔细看着她。

事实上母女俩一直以“过更好的生活”来激励自己 ,而嫁个金龟婿 ,就是她们鼓舞自己 ,让自己更青春更有活力的原动力。

是这样的理念在支撑她们两个。

不过不明白道理的人 ,会被她们两个的对话吓一大跳。

“算了 ,你一点都不了解。”葵丽无力地交迭着双手 ,垫着下巴。

“是哦 ,我不了解 ,我只了解这世上如果有这种一百分的男人 ,你怎么还没有遇上?”

“妈!”她抗议。

“不过有钱的男人通常长相也不差。”做母亲的悄悄地竖了竖拇指 ,比着丁浩伦 ;“看到了没有?”她压低了声音 ,“这个男人如何?”

凭她阅人无数的这双眼睛 ,这男人是不是个人物 ,都难逃她的眼。

这男人一踏进门 ,俊朗年轻而又自信的神态 ,还有他本身所散发出来的那种感觉——错不了 ,她敢打包票。

即使现在不是个人物 ,以后也一定是。

至少至少——也能是个好女婿。

唉，她将一颗心全放在宝贝女儿的身上，只要女儿能幸福，管她是不是嫁个金龟？

不过，她确实是以培养女儿能嫁入豪门的心情，来教养她的。

向葵丽皱着眉看着丁浩伦的背影。

“长相六十分。”她说，“加上高个子，好吧，给他七十分。”她很勉强地说。

丁浩伦差点吃笑了出来。

水晶酒杯刚好反应出她打量他的神色，瞧她皱眉的表情——如果她知道他给她打的分数，不知道会不会当场摔了下来。

好嘛，七十分就七十分，起码比他给她的分数高出很多很多。

“说说看你们公司的趣事，比如说那位董事长的儿子？”母亲眨了下眼睛。

“巨鲸没什么好谈的，不过董事长的儿子即将接掌兵符，倒是很轰动的话题。”说着，葵丽也露出了甜蜜的笑容。

她做这个梦做了很久了。

穿着婚纱，被妈妈牵着手引领进教堂，当圣乐奏起，完成仪式时——低首亲吻她的，正是她英俊而又多金的丈夫——

惟一符合这个条件的，正是她公司董事长的儿子，她得加油了。

“巨鲸为什么没什么好谈的？董事长的儿子不行，总经理的儿子也可以。”母亲提醒她，“好男人多的是。”她白了女儿一眼。

丁浩伦一愣。

巨鲸？

该不会是他正要去接掌的“巨鲸”吧？

这下子他愕然了。

这世上有这么凑巧的事？

的确是很凑巧，因为本地只有一个“巨鲸”。

“妈。”葵丽不满意地道，“好男人不一定等于有钱的男人，但有钱的男人却一定是个好男人——起码这样的机率会很高。”

“又来了。”老板娘笑着，又打了下女儿的手背。

女儿有这份决心是很好的，她非常清楚，自己不能永远保护着女儿，倒不如培养出她坚强的性格，别人也就不敢糟蹋她。

“快上楼睡了。”她拧着女儿水嫩嫩地俏脸，“明天起来有个黑眼圈，神仙也帮不了你。”

上楼？原来她们住在楼上？

东湖傍水而建的大多都是高楼，住家就刚好在店面的楼上，真是太方便了。

“好嘛，”向葵丽很不甘愿地从高脚椅上站了起来，“可是你也别弄得太晚了喔。”她叮咛道。

“OK。”女儿说什么都好，向妈妈赶紧答应。

就在她准备要走的时候 ,突然坐在角落的一个年轻男孩站了起来 ,快步迎上前 ,拦住向葵丽。

“向小姐 ,我有荣幸请你吃消夜吗?”

唉 ,向妈妈在心里头叹气。

就是这样 ,她才不喜欢让女儿“抛头露面”。

“谢谢 ,我刚刚用过了。”向葵丽实在很不喜欢在酒吧里被陌生的男人搭讪。

她来这儿只是纯粹地想帮母亲的忙的 ,尽管这儿很有机会钓得到金龟 ,不过她非常清楚在自家场所被人搭讪却不理的后遗症。

她宁可不要。

“我——我喜欢你很久了。”男人似乎借着几分酒意 ,壮着胆子说。

“哦?”她一脸的同情 ,看着对方。

原来对方这么的蠢 ,邀请女孩子去吃消夜时 ,竟然是满口的酒臭 ,迎面袭来 ,真是恶心。

不 ,消夜不是一个正常女孩会跟陌生男人去吃的地方 ,可见这男人的智商。

“可是——我不认识你耶。”她一脸的为难。

“可是——”那人打了声酒嗝 ,“我认识你。”

伤脑筋 ,还不知难而退。

“你认识我有什么用?搞不好你已经有女朋友了 ,搞不好你已经结婚了。”她假装娇嗔地说。

母亲在她背后朝她竖起大拇指 ,意思是她处理得非

常的好。

“我的心意你不会了解的。”那人又打了声酒嗝。

可是色迷迷的眼神，一看就知道是故意借酒装疯卖傻。

“自从见过你之后，我就不会想看别的女孩子了。”

“真的吗？”她一脸的感动，“啊！”葵丽突然一脸惊愕地看着那男人的身后，“那个女孩子长得好像‘小燕子’。”

“在哪里？在哪里？”男子果然左右顾盼了起来。

哼，这家伙！“还说什么不想看别的女孩，你还真狡猾。”葵丽不高兴地冷哼了声，推开门走了出去。

狼尾巴露出来了，回去照照镜子吧。

那个年轻男人一脸的狼狈，满脸豆花地赶紧丢下了钱，夹着尾巴逃命。

“哈哈！”他笑了出来。

有趣，真有趣。没想到这个叫向葵丽的这么机灵，他还以为她会应付不来呢，结果漂亮地让对方尴尬地知难而退，令人欣赏。

“老板娘，你有一个聪明而又可爱的女儿。”换他坐在吧台前领教一下老板娘的魅力。

“我女儿优秀得很呢——”

趁着女儿不在，老板娘赶紧推销自己的女儿给他，因为怎么看，这两人在一起一定很登对。

年轻人只是笑，而且是笑个不停，让老板娘突然正

经了起来。

“我跟你说的可是真的，我女儿真的这么优秀。”老板娘一本正经地说。

“我没有怀疑。”丁浩伦赶紧投降，“我只是——”他笑得咳了声。

他只是联想到了刚刚她们母女间的对话，而又喷笑出来。

“我只是替她惋惜。”

“惋惜？”

“惋惜那些有钱的男人，他们也想娶一个百分百的女人回家，可是他们却不知道这边有一个。”他吃笑了出来。

“嘿，小伙子，”老板娘高兴地拍了下他的手背，“你的话很能讨人欢心喔。”她听了非常非常地高兴。

他哈哈笑了出来。

“以后你来，第一杯酒免费，我请你。”

“不必，这样的话，我会不好意思来。”他又笑了出来。

“有什么关系？”她瞟了丁浩伦一眼，还真是风情万种。

老板娘不愧是做生意的，应对进退拿捏的手腕，真是一流。

“如果是你这样有礼貌的年轻男人想追我女儿的话，我倒愿意考虑。”她很有手腕地把女儿介绍给他。

“哈哈哈哈哈——”他笑了出来，觉得老板娘可爱极了，赶紧佯装很穷地拿出了几张伍拾钞票，准备埋单。

“我就这么点钱，恐怕只能养活我自己。”他故意说。

“那我真应该给你打折了，喝剩下的酒就寄着，下一次来再喝。”老板娘可没有被他唬倒。

她相信眼前的这个年轻人，可能真的很穷，不过她相信这只是暂时的。

因为由他朗朗自信的俊容可以使人看出，这个男人不是一个平庸之辈，尤其他的眼神是如此的明亮，看起来又是如此的绝顶聪明。

“谢了。”他笑了声，“改天再来。”他摇了下手说再见。

“我女儿真的很不错哟！”老板娘见他没有进一步的打算，赶紧再加了一句。

其实真正有为的年轻男人，随时都可以当金龟，只要他肯拼的话。

而老板娘没有忽略这个年轻人散发出来的潜力特质。

“我知道。”他回首眨了下眼睛，“我们很快就能再见面。”他关上了门，留下了一串叮当的音符在半空中响个不停。

老板娘听了一愣。

随即漾开了惊喜的笑容——

嘻！她的女儿就快有个好男人了。

2

这就是“巨鲸”！

如果不是自家的阵仗，远比“巨鲸”的规模还要大得太多，他可能也会跟一般人一样，被它的气派豪华震慑住。

只是有什么用呢？装饰布置得再怎么豪华壮观，依旧只是个空壳子。

巨鲸航运虽然赚钱，可是所投资的其他的产业却惨败连连，甚至快把自己的本业给拖垮，可是为了家族的信誉，巨鲸只好努力苦撑。

这么庞大的企业一旦垮了台，牵连到的不知道会是多少人！更何况一旦被击倒了之后，在对手的打压之下，想东山再起的机会等于零。

杨伯伯是父亲的至交好友，他不能见死不救呀！

谁让自己小的时候曾经拿过他的压岁钱，还叫对方一声干爹呢，如今该是他“报恩”的时候了。

“把第四台结束掉，从来没有听过有人离谱地经营第四台，结果却反而亏钱的。”

站在落地窗前的俊伟身影，头也不回地说。

“董事长，这——”

一些董事及总经理，迟疑地看着杨董事长。

这名年轻人从头到尾都没有回头，在他们这一群人踏进董事长室之前，他就已经来了。

可是他俊伟的身影以及清俊的声音，字字句句铮铮有力，使人相信——

如果他们不照他的话做，下一个他修理的，可能就是他们。

而杨董事长脸上的表情，却是——十分的欣慰。

“照他的话做，照他的话做。”杨董事长一脸的欣慰，高兴地直点头。

大家面面相觑。

“又是第四台，又是电信业，你们还想投资加油站、盖电厂，还有食品业？”丁浩伦不爽地转过身来。

背光的俊脸笼罩在一片黑暗中，使人看不清他的长相。

“请问你们，你们有哪几个是真正了解第四台的市场？真正地了解电信的占有率？有哪一个石化业或者是电厂的专家？还有你们对食品业到底了解多少？”

一句话问得大家哑口无言。

“从最熟悉的航运转到不熟悉的第四台、电信业、加油站等等等等，你们要花多少钱，聘多少所谓的专业人才，然后再撒下大把大把的钞票，再‘看看’它能不能获利？”他一语就道出问题的重点。

这个神秘年轻人的气势惊人 ,尽管他只是个杨董从国外聘请回来的理财专家 ,但是他单刀直入、直指问题核心的能耐 ,却让人不得不佩服。

其实内部作了许多的检讨 ,但是从没有一个像他这么简短、扼要、又有力的 ,能把问题提出来 ,教人无法反驳 ,而且还令人浑身冒汗。

“电信业也得卖掉。”他斩钉截铁地说。

“什么?”董事们大惊失色。

“这怎么可以。”大家窃窃私语起来。

“这是个本轻利厚的行业。”这年轻人脑袋坏掉了?

“它现在还很赚钱。”总经理也说。

“以后呢?”他冷冷地问。

“以后也一样赚钱呀!”总经理叫了起来 ,似乎这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全省只有两千玖百万人口。”他冷冷地说 ,“日本却有两亿五千万 ,同样是电信业 ,我们的市场只是人家的十分之一。日本课本可以轻易地卖掉壹千万本 ,我省能吗?”他知道本地的电信业 ,正照着日本的模式在走。

大家面面相觑。

他的话有理得让人无法反驳。

同时也点醒了大家的美梦 ,应该说是盲点。

因为从来没有人注意到这个问题 ,他们只是一头栽入——想着赚钱。

“就是因为‘本轻利厚’，所以越来越多的人投入这个市场，短短的三年，已经蓬勃了八家，未来还在增加中。很快地你们就会发现在这块大饼里头，你争食不到一丁点儿甜头，到时候你们所赚的，通通都得再贴进去。”他瞪着他们。

他可不是危言耸听。

他精辟的分析，又让这些董事惊愕得说不出话来。

可是——却发现他说得非常的有道理。

有人开始信服了。

“趁现在还有人愿意栽入这个市场的时候，赶紧把它卖了。反正你不卖，他们也会去向别人收购。”

董事们开始认真打算起来，不时地低声商量。

杨董事长则是一脸的欣慰，得意又骄傲地看着自己的干儿子。

他就知道，浩伦不会让他失望，如果自己的儿子能有他的一半就好了。

在连续参加了丁老两个儿子的婚礼之后，他才知道原来丁伯父和自己的三个孙子有这么有趣的约定，当下就拜托好友一定要答应浩伦来帮他的忙。

浩伦果然来了，直到今天见到他的那一刹那，他才总算松了口气。

“如何？”丁浩伦看着大家。

“那加油站——”

“还有投资电厂的计划通通取消。”他毫不客气地

说。

“这——”

大家你看我，我看你。

“相信我，目前的三家已经在用赠品招徕顾客，更何况还有一些私人的加油站，我们成为第四家，并没有任何的甜头可以尝了。”

他能说这番话，就表示他研究得很透彻，而且他同时点醒了他们：同样的钱为什么不花在更能赚钱的标的上头？

“那食品业呢？”有人问。

他突然扬起了笑声。

“这就对了，中国人最爱吃，还有什么比吃能更吸引人的？”他们总算开窍了。

突然大家拍手叫好了起来，总算有一个过关了。

将一些杂七杂八的都删除掉了之后，突然大家的钱都多了起来，信心也增加了不少。

老实说，不少人暗暗松了口气，本来他们很担心这一次恐怕又“有去无回”呢，一听到只有一个投资项目过关，他们都庆幸自己守住了荷包，笑容也扩大了开来。

“谢谢你。”

有人想跟他握手，却被杨董制止住。

“我答应过他，他只当幕后帮手决不暴露身份，如果让人认出他，他就不好在这里做事了。”

“哦？”这么神秘？

其实当初和浩伦的约定只有一个：绝不能说出他的真实身份，否则他立刻打道回府。

浩伦可是个说到做到的孩子。

“你的意思是——”

“你们的手公司也聘请我。”浩伦撒了个谎，“如此你们就能明白，为什么我不方便跟你们碰面。”

“噢——”大家立刻恍然大悟。

都被他拐了。

杨董忍住笑声。

“所以我不方便自我介绍。”他似是真有其事地说道。

“哦、哦、哦。”大家直点头。

虽然公司赔得很惨，可是大家的向心力却很足够，能聘请到这么一个心腹，岂会刁难他，当然从善如流了。

“那——我们回去研究研究——”

只是研究好的执行计划，又该如何跟他检讨呢？

“把方案交给杨俊生。”他轻松地一颌首，“未来的接班人应该要提早进入状况，学会如何决断重大决策。”只是他会是在后面盯着他的那个人。

杨董突然一脸欣喜若狂的表情。

他只是拜托浩伦帮他的公司渡过危机，没想到他会自愿扛下督导俊生的责任，令他怎能不感动、不高兴呢？

他可以安心退休了，有了浩伦的督导，他对这惟一的儿子俊生，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大家看着杨董。

“照他的话做。”他欣慰地说，“他的决策就是我的决策，以后如此。”

实际上拥有百分之七十以上股权的杨董，说的话比谁都还要有分量。

“——是。”

没有人敢再迟疑。

等大家全都走光了后，丁浩伦才弯高了唇角走了过来。

“俊生大概把我忘了。”

“不，他没忘，他只是不知道你的长相。”杨董笑了出来。

浩伦刚好大俊生九个月，两人三岁的时候一起在溪里捉过虾，捞过鱒鱼，只是在廿一年后的今天，想要凭三岁的记忆搜索出二十一年后的容貌，恐怕很难很难。

浩伦也笑了出来。

“如果他知道我跟他共事，而且在同一个单位跟他拼业绩，不知道他会是什么表情。”

他和干爹说好了，想要了解公司的状况，先从业务做起，而且还要有分析财务报表、看懂账本的能力。

杨董十分赞成他的提议，不但立刻把俊生调入业务部，让他从基层做起，晚上则由他教导儿子学会如何掌管公司的财务。

至于浩伦呢？

他也混进业务部里 ,除了帮忙拓展业绩之外 ,暗地里他操纵着公司重大的决定。

俊生同意的案子 ,甚至杨董同意的案子 ,他全部可以否决掉 ,未来的这一年里 ,他才是公司真正握权的执行者 ,叫他一声“董事长”也不为过。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俊生应该不知道我的中文名字。”他实在有点不放心。

如果被俊生认出是他 ,那游戏就玩完了。

“你放心。”杨董十分笃定地笑道 ,“俊生到现在提起你的时候 ,都还迪米尔、迪米尔地直叫个不停。”

丹尼尔、米契尔、迪米尔 ,三兄弟的名声如雷贯耳 ,不过若提起中文名字 ,恐怕没几个人知道。

“真羡慕你爸爸 ,他能有你们这三个儿子 ,犹如多了三双手 ,唉——”无力感击溃了他伪装的面具 ,一下子 ,杨董看起来苍老了不少。

“谁说的?”丁浩伦安慰他地蹲了下来 ,“你还有我这个儿子 ,忘了?”

“浩伦——”杨董一脸的感动。

“别说了。”他站了起来 ,安慰地揉了揉老人家的后颈 ,那是干爹小的时候疼爱他的动作。

“我该去报到了。记得哦 ,在公司见到我的时候 ,得装作不认识。”

“当然当然。”

他放心一笑。“Bye !”随即关上了门。

杨董愣愣地看着紧闭的门扉好久，突然欣慰地笑了起来。

他该退休了，这一刹那让他下定了决心。

他老羡慕老丁有三个能干的儿子，其实他才是真正地老是忘了把浩伦也一起加算进去的人。

如今他拥有了两个儿子——这样的醒悟，刹那间弥补了他一直以来的遗憾，他要过得比老丁快活，他要提早退休。

他何必老是羡慕老丁呢？

老丁能带着娇妻游山玩水，他也可以。

想到这里，他突然又笑了起来。

想想认识老丁还挺划算的，他优秀的儿子“分”了一个给他，他以前怎么都没发现呢？

不知道老丁明年看到他，也带着老婆跑去住在他家隔壁，会是什么表情——

想着想着——杨董的背脊突然挺直了不少，一下子活力全都回来了。



真是意外，她竟然是业务助理！

丁浩伦眼睛瞪得大大的。

要不是挂在胸前的识别证，有着她如假包换的相

片,斗大的向葵丽三个字就清楚地印在上头,他还真看不出来她就是昨晚那个惊艳四座的女孩。

要不是刚刚和她擦身而过,无意间瞥到她识别证上的名字,他也不会震惊地停下脚步,就这样呆立在业务处的门口,看着她。

昨晚乌黑而又亮丽的秀发,被整齐地一丝不苟地束在脑后,银亮的发夹精致地别在她右侧的发丝上,带来了些许生气,俏丽而不俗,十分好看。

只是她为什么要戴这么粗边的黑框眼镜?完全遮住了她漂亮而又青春的脸庞?

还有,不怎么合身的制服,完全没有办法显露出她姣好的身材,她这样能钓得到金龟吗?

他笑了起来,视线一直盯在她身上。

引荐他给大家认识的经理,一直奇怪地看着他。

“我就坐在那里好了,”他笑着走了过去,看着她错愕的脸庞,“可以吗?经理。”他回头问。

“可以。”经理立刻答应。

听说他是个业务高手——董事长说的,而且是董事长好不容易才挖掘过来的,既然是董事长钦选的人马,他这个经理当然不敢得罪。

“我立刻把你需要的东西送过来,还有葵丽,以后他就是你负责的业务专员。”

“哦。”她一愣一愣的。

昨天她还抱怨她的工作无聊到能令她打瞌睡的地

步 ,今天老天爷就派一个业务专员来整死她了。

本来她还打算待会儿找个地方去补一下眠 ,看来没希望了。

“嗨 !”他打了声招呼 ,坐了下来。

“嗨 !”她显然还十分的错愕。

之前的那一个业务员走了 ,让她轻松快活了好一阵子 ,没想到这么快就结束了。

只是谁也没想到新来的业务员 ,会这么年轻英俊。

经理一走 ,业务室里的其他女同事立刻围了过来 ,有的递上饼干 ,有的跑去倒茶。

不用说 ,他年轻俊帅的外表 ,霎时折煞了这些年轻女孩的芳心。

丁浩伦一一接过、一一谢过 ,还把饼干分给葵丽 ,朝她眯起了眼睛。

葵丽惊愕了半晌 ,终于回过神来。

也终于意识到她的座位隔壁 ,往后都会有这么一号人物存在 ,立刻打起了精神。

“你好 ,我叫葵丽 ,以后负责你业务上的任何资料 ,有什么需要请告诉我一声。”

不错 ,应对得体。

“我叫丁浩伦 ,有什么不懂的 ,还麻烦你不吝赐教。”他大方地伸出手。

她显得有点吃惊 ,不过还是伸出手来和他一握。

“你做多久了 ?”他立刻和她闲话家常。

“一年多了。”她一笑，笑容很是漂亮。

很奇怪，他的眼睛好清澈、好明亮，她头一次有种心跳漏拍的感觉。

可惜他的衣着不讲究，他似乎不太会穿衣服，朴素得有点过分——看起来都是旧的。

他忍住笑声。

她不露痕迹地打量他的表情，随即眼底立即涌现的一股失望，都没能逃过他的法眼。

他就是故意要穿成这样，而且以后都会这样，就像她现在这副模样，谁也不会注意到她是颗蒙尘的珍珠。

“你近视好深。”他糗着她，意有所指。

“哦，四百。”她笑一笑，牙齿洁白晶莹。

搭配她完美的唇形，煞是好看。

“怎么不考虑配隐形眼镜呢？”东西搬来了，他开始一边整理，一边问道。

“干吗要多花钱呢？”她理所当然地说，“反正只有看字的时候才用得着。”她是能省则省，“不用的时候就拿下来了。”

他吃惊地停下了手边的动作，转脸看她。

这就是她所谓的——随时把自己调整到最佳状况？她也奇怪地看着他。

“怎么了？”她皱眉。

“难道你没有注意到你拿下了眼镜会更漂亮？”他立刻摘下了她的眼镜。

她惊诧地——漾开了笑容，赶紧又拿回来。

“配隐形眼镜要三千块，软式的至少要五千，我可以拿这些钱买很多漂亮的衣服了。”虽然嘴上这样说着，可是她的心却快乐了起来。

在酒吧里她经常被人恭维，那只会令她感到厌烦，可是现在被他这么诚心一说，嘻，她好快乐。

“那你怎么走路？”他怀疑她会戴那么土的眼镜上街。

她赶紧从皮包里拿出一副超炫的外形眼镜给他看。

“喔。”他明白了，原来她是属于精打细算型的。

容易丢的隐形眼镜多不保险，不如买更实用的眼镜来戴，既省钱又方便。

“可是如果你必须要参加宴会，穿晚礼服呢？”他忍不住地问她。

不得已，她只好再度从皮包里拿出一个小盒子，给他看。

“这是不得已的时候才戴的。”软式隐形眼镜。

“呵呵呵——”他吃笑了出来。

原来她是有备无患啊！

真小看她了。

“你真不会打算。”他发挥他的理财观念，“五千块钱其实是两副的价格，半年内不小心遗失，可以左右各赔一只，对不对？”

“是啊。”她点头。

“嗯哼。”他也点头，看着她。

突然灵光一闪，她叫了出来。

“唉呀，我可以假装遗失，再补一副嘛！”

他大笑，立即否认。

“我可没说喔。”真是好玩。

不过商家在收取这样的价钱前，早就把这样的成本算进去了。

“我的意思是，你可以放心地戴个快半年，即使遗失了，你还有另半年可以戴，以五千除以三百六十五天，甚至更久，你会发现你一天只需花费几块钱而已。”如果是“两副”，会更少。

他当然不能“告诉”她这么奸诈的方式，很多事情得自己意领神会，他可什么都没说喔。

愉快的交谈令她对他的好感骤然上升，今天突然变得有趣了起来。

叮叮当当的音乐突然敲响了起来，原来是吃饭的时间到了。

“董事长的儿子来了。”

业务室的女同事一看见杨俊生，正好从门口经过，立刻一窝蜂地蜂拥而上，围着他叽叽喳喳了起来。

没多久，其他办公室的女职员也加入了阵容，将这个年轻又多金的新总裁团团围住。

可怜！他叹为观止。

长得相当体面的俊生，此刻不知道心里头是什么滋

味？如果换成是他，他一定吃不消。

他丁浩伦可不是来者不拒型的，他挑剔得很。

向葵丽也急忙地站了起来，赶紧拉整好衣衫，她的目标来了。

新总裁难得从门口经过，这可是她表现自己的机会，平常还苦于没有机会接近他呢！

“等一等，我也要去吃饭。”他立刻也跟着站了起来。

“啊！”她一副他坏了她好事的模样，俏脸当场变了样。

他好不容易才忍住了笑声。

“我也饿了啊。”他不能饿吗？

她看着他，又转头看着那围成的一堵人墙，心头开始在滴血——

她的机会——她的大好机会——

他哈哈笑了出来。

“你想追他？”

她一副被他说中了心事的尴尬。

“不可以吗？”她立刻武装了起来。

唷，好凶。

“放心，跑不掉的。”他眨了下眼睛。

“什么？”

他的态度仿佛站在她这边似的，一时间令她愣住了。

“就凭你，没有你要不到手的男人。”

她的表情——突然不知道该说是高兴？还是惊讶？他的话像带有魔力，能点亮女人的脸。

“你如果也过去，也只是那群众多女人之中的一个，你想他会注意到你吗？”

也对。

她惊讶地看着他——他好像挺了解如何跟女人相处的嘛。

“呸呸呸——”他憋住笑声。

他会放任她去找俊生才怪。

俊生根本就不缺女朋友，而他才刚觉得她很好玩而已，还想再多捉弄她一会儿，怎么会这么快就让她溜走。

“其实除了他——”他比了下俊生的方向，“我还认识比他更有钱的男人，你信不信？”

她的眼睛瞪得大大的。

“我还可以介绍你们认识。”

“嘎？”她轻喘了声，表情却是惊喜万分。

“对方年轻又英俊，而且比俊——老板值钱。”

还好他没有直呼出“俊生”这两个字，否则人家岂不觉得奇怪。

“真的？”她惊喜地漾开笑声。

圆得发亮的眼睛，仿佛猎物就快要到手的表情——让他笑出了声。

“谁？叫什么名字？”她忙不迭地问。

“哦。”他说的是他自己，指着自己的胸膛。

“你？”她愣住。
这家伙在胡说些什么？

3

“你？”她又再问了声。

“是啊。”他突然大笑。

让她赫然明白——她被他耍了！

“你！”她狠狠地踩了他一脚，气死了。

他又笑又痛地跳着，表情十分滑稽。

“你这个可恶的家伙！”她真的很想掐死他！

不但拦住了她的去路不说，还让她丧失了大好的机会，更可恶的是——人——已经走掉了！

她气坏了，惟一的机会就这么溜掉了。

一想到此刻新总裁可能在众美女的伺候之下吃快餐，而她眼睁睁地竟让机会从她眼前溜掉，她就快发狂。

“我看起来不像有钱人吗？”他一脸无辜地摊开手，要她看仔细点。

“你看起来，就算是把你倒过来摇，也摇不出一毛钱。”她火大地一手叉腰，吼了起来。

他大笑，捧着肚子，笑到痛得快不行。

这家伙真是太可恶了，亏她刚刚还对他印象那么好。

她骂人的时候眼睛熠熠生辉，怒火燃烧着她整张漂亮的小脸，看起来美艳而又个性十足。

“好好好。”他投降，他的肚子已经痛到不能再笑了，“不过你不要再想他了，他不适合你的。”“他”，当然指的是杨俊生。

她的火气又要发作。

他赶紧跳开一大步，举手投降。

“我说的是真的，我没骗你，我真的可以帮你介绍一个有钱又多金的男人。”他哇哇叫，像是怕死了她怒火冲天的模样。

幸好业务室里只剩下她跟他，而她刚刚那一发标，已经折损了不少火力，否则——刚刚的事如果传出去——原来她会吼人，杨俊生岂不被吓倒了？

“哼！”她气得不想再跟他有任何瓜葛，转身就走。

“等一等。”他叫住她。

她根本不理。

“我还知道一件事。”

他成功地令她停下脚步。

突然一转脸瞪着他，看他要说什么。

他好不容易才又憋住了笑声。

“我知道你想嫁个金龟婿。”

那又如何？她挑衅地扬高了下巴。

“而且还想嫁个有情郎。”他突然不小心喷笑了声。
是啊，不可以吗？她一手叉起了腰。

“而且对爱情有着梦幻的憧憬。”

“你到底想说什么？”她突然火大了起来。

“唉，”他学着她的声音，“哪一个女孩子没有理想呢？我的白马王子不但要有钱，要英俊，而且还要文雅、体贴、又成熟，看起来永远高尚——而且有着善良的心。哈哈哈哈哈——”他仰头大笑。

她吃惊的小嘴越张越大，眼睛也越来越直——
这——这家伙怎么知道？

他是从哪里听来的？

她惊愕连连的表情真是精彩！

而她——对他仅存的一丝好印象也瞬间破灭了。

“你是哪里听来的？”她跳脚地吼。

他好无辜地耸了下肩，继续笑。

“说！”她吼！

“‘琴’嘛！”他好无辜地只好出声，“谁让我是那个七十分的男人？刚好坐在你的后面，很无辜地只好听到你们的谈话。”他无力地摊开手，耸了下肩，这种事不能怪他。

“你！”她吼得俏脸都涨红了。

突然她生气地一跺脚，转身离去。

“哎哎哎。”他赶紧跟在她的后面，“我还不知道餐厅在哪儿，你不带我去？”



去死好了！

她生气地一脚一蹬地走向餐厅，而旁边那个始作俑者却嬉皮笑脸的，硬是要跟在她身边。

她已经快发狂了！

突然她泄了气。

新总裁早就走了，餐厅里只剩下两三个其他室的职员，根本没有总裁的影子。

“唉！”他凑近她耳边叹了声，叹出了她的心声。

“你找死！”她吼！

他立即跳开来，嬉皮笑脸地赶紧要她别发火。

“怎么了？”业务经理犀利地看着他们两个，今天的葵丽怎么有点反常？

“没什么。”他赶紧拥住她的肩，“我们很早以前就认识了。我就是喜欢听她骂！”

别动！你要业务经理去向新总裁报告你会吼人吗？他压低了声音在她耳边说。

看起来却是暧昧十足，像是两情相悦的情愫，早已在彼此间蕴酿了许久。

葵丽果然乖乖地一动也不敢动。

这家伙总能挑起她的脾气，让她不顾后果。

“原来你们早就认识？”业务经理只是笑笑，低头又继续吃饭。

其他的两人，显然也很惊奇地直看着“依偎而立”的两人，有点惊讶漂亮的葵丽原来早就有男朋友了。

而葵丽一点都没有注意到自己勉强地撑开的笑容，像是在应和着丁浩伦所说的“两人早就认识”的话——很不幸地，她被人把她和丁浩伦视成一对。

而她心里还阿弥陀佛地直念个不停：希望她刚刚的吼声，不要被新总裁听到。

丁浩伦押着她坐下，赶紧去拿吃的。

不得已，她只好继续跟他坐在一起，表现出一副两人真的很早就认识的样子。

其实她心里咬牙切齿了起来。

“来了。”他眼弯得眯眯的，和她并肩而坐。

他殷勤地夹菜给她，看起来就像一个殷勤招呼女友的男人，引得餐厅里的人一阵注视。

“吃吧！”他低声说，“大家正在看。”他提醒她。

大家看才糟。

上当的葵丽真的拿起了碗筷，吃了起来。

“啵啵啵啵啵——”扒了一口饭，他实在忍不住地笑了出来，边吃边笑，忍得好辛苦。

“向小姐，你男朋友对你真好。”另两个职员吃饱了饭正准备上楼，行经他们的身边时，忍不住说了句。

“嗯。”她好不容易才撑开笑容。

心想他们大概不会把她刚才的吼声传出去。

“ 咻咻咻咻咻—— ”丁浩伦又笑了出来。

葵丽很生气地直瞪着他看 ,眼里四射的火花 ,不时地直射了出来 ,恨不得将他穿个千疮百孔。

“ 咻咻咻咻咻—— ”他实在忍不住笑声 ,又喷笑了出来。

她火力四射的眼神 ,只会令他更加发噤。

“ 向小姐 ,”业务经理也走了过来 ,“ 你的男友真体贴。”

“ 呵呵—— ”她勉强笑了声 ,故意点了下脑袋。

突然她倒抽了口气 !

什么 ? 她被人误会她跟他是一对了 ?

“ 啊—— ”她叫了出来 ,赶紧抛下碗筷。

可是业务经理早就已经上楼了 ,根本来不及听她解释。

“ 你 !”她一手叉腰 ,重重拍了下桌子。

碗盘都跳了起来。

“ 我怎么了 ?”他从饭堆里抬起脸 ,嘴边还留着一颗“ 饭粒 ” ,一脸无辜地问。

“ 你 !”她气得发抖 ,说不出话来。

赫然明白她又被他设计了。

“ 你 !”她吼。

“ 我怎么了 ?”他还是很无辜地问。

“ 啊—— ”她发疯了 ,她再也不要跟这个家伙坐在一

起了。

“哈哈哈哈哈——”丁浩伦大笑了出来。

不过他的笑声,可是直忍到她冲上了楼之后,他才敢笑出来的。

有趣,有趣,真有趣,看到她的表情了没有?真是好玩。

上班突然就变得好有趣。

他还担心他繁忙的身兼两职,一人分饰两角,不知道还能不能挪出时间来找女朋友?

看来他不必找了,最好的就坐在他旁边。

“哈哈哈哈哈——”他等不及要上楼看她的表情。

餐厨人员也好笑地看着他。

从没有看过有男人跟女友吵架,竟然还能笑得这么开心的。

他愉快地上楼,笑声偶尔会不小心地由他上弯的唇角里飘了出来。



怎么办?她困坐愁城。

这下糟了,大家误以为她跟他一对,这样新总裁还肯看她一眼吗?

“唉!”真是糟糕。

“唉！”他也叹了口气，故意糗她。

“你！”她吼。

这家伙什么时候又回来的？

他忍住笑，示意要她看一眼后面。

不少人抬头，正惊异地看着她。

“你——吃饱了？”她咬牙切齿地说。

她反应还真快！

他笑得额头抵在桌上，抬不起来。

“我恨你！”她低斥。

“午餐钱还是我付的耶。”他一脸吃惊，“你怎么可以恨请你吃饭的人呢？”

“嘘——”她赶紧噓了噓他，要他别说了。

“那你还恨不恨我？”他赶紧压低声音。

她摇头，她不敢了，她要调位子。

可是她不能这么快就调工作，经理一定会问她原因，而原因是绝对不能说的。

不行，她一定要忍耐，为了远大的 Big 幸福，她一定要忍耐。

“帮我把‘植业’的资料调出来好吗？”他替自己倒了杯咖啡，开始认真起来。

笑闹够了，为了她，他要开始努力。

而她也无心再跟他恋战，公事她可以帮忙，只要他不再把精力用来整她，她就谢天谢地了。

就这样一直忙到了下午三点，突然女职员轻叫了起

来，引得他们两个一起抬头。

是新总裁！

惊喜立刻浮现在她漂亮的脸蛋上，她立刻摘下了眼镜。

幸运之神果然没有遗弃她，瞧他不是来了？

业务室的女职员个个迎上前，立即将他团团围住。

她也很想上前，突然却想起了丁浩伦的话。

不，她还是坐着好了，这样反而还比较有胜算。

他憋笑在心底。

她突然站起又坐下的举动，全看进他眼里，可见她相信了他的话。

其实他是唬她的。

男人看上一个女人的时候，不管她站在哪一个角落，他的眼睛总能找到对方。

丁浩伦迎上前，他知道俊生是来关心一下业务部的情况，顺道来认识他这个新人。

“你好。”俊生先伸出手，“环境还适应吗？”

“相当不错。”他弯高了唇角，和他一握。

她到底该不该走上前？怎么只剩下她孤零零的一个人坐在这儿？

这家伙，偏偏在重要关头离她而去，害得她一脸尴尬地坐在正中央，任由大家一起看个够。

丁浩伦笑了出来。

患得患失，会使人失去判断力，这傻瓜。

他赶紧向她招手，要她过来。

她如临大赦，赶紧起身。

才走没两步，突然“砰”一声，她整个人往前趴了下去，摔在地上。

“啊——”在场的女职员都惊叫了起来，不少人掩住口。

杨俊生也一脸愕然，呆呆地看着趴在他脚前的女孩。

想不到他大驾光临，竟然如此“大礼”迎接，可真把他吓坏了。

丁浩伦笑着，好无辜——好可惜——好可怜——好同情地蹲了下来，看着她狼狈抬起的俏脸，突然大笑。

他可恶的笑声飘进她的耳朵，令她想死。

想咬碎他！

谁也没料到她会突然摔跤，这可不是他的错。

他可恶地直笑个不停，几度打跌。

不过可恶归可恶，他却是惟一把她扶起来的人。

其他的人都呆呆地看着，没有人肯伸手帮忙。

真是可恶，她的脸丢大了！

想不到惟一能跟新总裁认识的机会，竟然是这种方式？呜——她想死。

“你还好吧？”杨俊生关心地问。

“嗯。”她几乎没脸抬起来，真是丢死人了。

丁浩伦可恶的笑声又飘出。

她立刻飘来一记杀人眼光——狠瞪了他一眼之后，赶紧又撑开笑容，差点跳脚。

她一直努力地在新总裁面前维持形象。

而他一直有办法破坏，努力地让她现出原形。

跟这家伙在一起真的会原形毕露、元气大伤。

她狠狠地吸了一口气——突然全身都没劲了。

杨俊生这只金龟她大概钓不成了，唉！

她伤心地走回座位，不顾众人吃惊的眼光。

“她怎么了？”杨俊生觉得奇怪。

头一次有女人不肯正眼瞧他一眼的。

“八成是生理期来了。”丁浩伦噗嗤地又喷出笑声。

其他的女职员也都笑了出来。

“哦。”杨俊生也知道丁浩伦是在开玩笑，只能点头。

不可否认，向葵丽这一摔，真的是让人印象深刻，想忘也忘不了。

杨俊生又奇怪地看了向葵丽一眼。

“如果你有什么需要协助的，尽管说，不用客气。”他看着丁浩伦说。

“我会的。”他笑着点头。

幸好俊生没认出他来。

“那我回去忙了，有空一块吃个饭。”临去之前，杨俊生不忘回头说道。

“好。”

其他的女职员一脸怅然地看着新总裁离开，纷纷无

奈地蹭回座位。

看来想嫁金龟的 ,不止向葵丽 ,毕竟追求幸福与爱 ,人人都有权利。

“哎!”丁浩伦用手肘顶了顶她 ,“还在生气?”

“要你管!”她用力吸了下鼻子 ,俏脸上满是说不出的伤心。

说什么如果她也过去 ,也只是那群众多女人之中的一个 ,你想他会注意到你吗?

结果竟然是用这种方式注意到她的!啊——

早知道她就不听他的话 ,一开始就围了上去 ,也不会摔跤。

呜呜呜——她憋着一肚子的火 ,真想发作。

他好想笑。

她一脸很想发火 ,却又无处可发作的表情 ,逗得他发噱连连。

“说真的 ,我帮你介绍一个更有钱的 ,如何?”他不怕死地又凑近她 ,偷偷吸闻了下她的发香。

她的响应是 ,狠狠地踢了他一脚 ,随即起身到化妆室补妆去。

“好痛!”他痛得龇牙裂嘴 ,赶紧抚着脚踝。

向葵丽 ,等你知道我的身价 ,包准你会吓一跳 ,唉哟——

就这样两人冷战了三天。

向葵丽好像打定主意一辈子不跟他说话似的 ,对他

相敬如冰。可是她越这样 ,他的脸皮越厚 ,时而喜欢缠上来 ,时而飘出可恶的笑声把她气个半天。



“今天要开会 ,你的估价报告表拟定好了没有 ?”

“拟定好了。”

经常可以听到这样冷冰冰的应答 ,似乎除了公事 ,向葵丽就不肯跟他有任何话语。

他笑了笑。“待会儿拿估价表跟我一起到会议厅 ,这是让新总裁认识你的好机会。”他故意糗她。

这份估价表 ,是她辛辛苦苦地经过比价后拟出来的 ,为了压低成本 ,巨鲸只好更换一些合作厂商 ,而最后的取决——由他这个幕后执行长来决定。

她果然怨愤地瞪了他一眼 ,果然很火地忍不住说 :“有什么用 ?我都已经当众摔了一跤了 ,他还会看得起我吗 ?”当然她不忘压低声音咆哮。

他立刻笑了出声。

“才摔一跤就被人看不起 ?”她的自尊心还真是脆弱 ,“人都会有摔跤的时候——是我的话 ,我会无所谓地站起来拍拍灰尘 ,这么告诉那些笑我的人。”

他的话令她突然愣住。

对呀 ,这话很有道理——

她脸上的表情 ,像是心结被解开了似的 ,突然松了口气。

“还有 ,俊——总裁会因为这样就瞧不起你吗?”

为了要有所区别 ,大家对杨董事长依然保留原来的职称 ,而对将接任的杨董事长——杨俊生 ,则改称“新总裁”作为区别。

对呀 ,他的话不但解开了她的心结 ,还轻易地扫除了她的烦恼。

她好像庸人自扰了。

她突然笑了出来 ,才只不过摔一跤 ,她就好像世界末日到了 ,真是!

她应该更坚强才对呀!

“谢谢你。”她打心底高兴 ,由衷赞赏起来。

这家伙可恶虽可恶 ,还是有可爱的一面 ,至少他是这里头惟一会安慰她的人。

一如一开始对他的好印象一般 ,他的话不但振作了她的精神 ,鼓舞了她的士气 ,还让她对他刮目相看。

“我马上就去把那份估价表找出来 ,这一次我一定要好好表现 ,让新总裁朝我走过来——对我说——‘我想请你吃饭 ,你肯赏光吗?’”她梦幻地直眨眼 ,仿佛人就站在她的面前一样。

“喂!”他跳起来 ,立刻抗议 ,“我可没叫你去勾引他。”

他借机让她表现 ,是想帮她洗刷前耻 ,毕竟她那一

摔成了全公司的笑柄，他实在很不忍心，才无论如何要帮她扳回一局的。

她笑咪咪地拍了拍他的肩。

“要是他真的朝我走过来跟我说话的话，明天换我请你吃中饭。”她好高兴。

她做梦！

他才不会给她这样的机会。

她高兴地开始寻找那张估价单，由桌子上翻找到桌子底下去，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她的脸色越来越凝重。

“那张估价单呢？”她急了起来。

“什么估价单？”同事走了过来。

“就是——就是那张——上面有很多金额的——”

“你是说上面有很多数字，而且涂得乱七八糟的那一张？”同事说出了那张纸的一些项目。

“对！”她大叫。

那名同事拍了下额头。

“我以为是不要的垃圾，昨天看到它掉在地上都没人理它，我随手捡起来就扔了。”

“啊——”她叫了起来。

丁浩伦头疼地捧住脑袋。

突然他笑了出来。

“别笑！”她吼，急得不知如何是好。

“你也真是的，这么重要的东西，怎么可以就随随便便使用一张纸写呢？”那名同事数落她。

你懂什么？“那是我好不容易才算出来的价钱，本来打算今天重打一张的。”所以上面才会涂涂改改那么多。

“那我没有办法。”那名同事肩一耸，一副错不在她的模样，转身离开。

“你！”

她能怎么样？

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把她辛苦制作出来的报表给弄丢的人，毫不愧疚地转身离开。

“呵呵呵——”真是可怜，他直笑个不停，“还说要请我吃饭呢，我看得等下辈子喽！”

“你——”她跳脚。

“谁让你跟他无缘。”他忍不住加了句。

“你！”她已经快气疯了。

“死心吧，每次只要你想接近他，就会出现恶兆，你不觉得奇怪？”连他都觉得上帝是站在他这一边的。

“你——”她终于大吼了起来，用力往桌子一拍！

全业务室的人都吃惊地抬起了脑袋。

她努力维持好的形象，又被他彻底击溃。

“呸呸呸——”他低首直笑，一脸的无辜。

谁让她讲没两句就要喷火，这可不关他的事。

她恼火地坐了下来，脑袋开始乱成一团。

天哪，怎么会这样？她脑子里只有这句话。

“我来帮你吧。”他不怕死地又凑了过来。

再度地 ,对她伸出援手的 ,还是只有他。

“你 !”她又吼。

这一回她不管什么形不形象的问题了 ,只想吼他个痛快。

“快点 !”他把纸跟笔放在她桌上 ,“不过事成之后 ,别忘了谢我喔。”

她气坏地看着他。“你要我写什么 ? 悔过书吗 ?”

看着他弯弯的笑眼 ,她就有气。

“当然不是。”他依旧笑眯眯的 ,“可是你如果继续坐在这边发傻 ,你让我怎么帮你呢 ?”

他意有所指地点醒她 ,让她一愣。

对啊 ,她有空懊恼 ,为何不赶紧补救呢 ?

于是她认真地写了起来——

4

可是有什么用 ?

她努力地——回想起那些记忆犹新的厂商名称 ,却依旧回想不出该有的数字。

而眼看开会的时间已至 !

突然她丢下笔 ,呻吟地捧住脑袋。

他吃笑个不停 ,却不敢飘出笑声 ,怕又被她 K。

“写好了?”好不容易他才又忍住笑声地凑了过去看一看。

“嗯。”她一脸无力 ,“只想到厂商名称。”她好头疼地说。

她等着挨轰吧!

他拿起笔塞进她的手里 ,要她振作。

“我念你写 ,快点 ,时间到了。”

写什么?她想哭 ,都这个节骨眼了 ,她还写得出来吗?

“78259 ,35435 ,28756 ,44828 ,99371 ,41257——”他一一念出了数字 ,不忘敲敲桌子要她赶快写下来。

她一愣 ,吃惊地看着他。

“写呀!”他怪叫 ,“这节骨眼了 ,还愣着?”

这些厂商跟数字 ,早在她拟定好估价的时候 ,他曾过目一遍 ,幸好没忘。

“你——”她的小嘴张得圆圆的。

“快写!”他敲了下桌子 ,要她回魂。

“你——你怎么知道这些数字?”该不会是随便念一念吧?

他的金头脑岂是盖的?

数字会自动地停留在他的脑袋里头 ,挥之不去 ,不要说是三天前 ,就连一个礼拜前的会计报表上的数字以及合计 ,他随时都能精准地从脑袋里抓出来 ,不会有任

何差错。

她吃惊地看着他。

业务室里的所有同事 ,也都同时愣住。

“快写。”他恨不得敲她的脑袋。

“再说一次。”她眼睛瞪得大大的 ,开始写。

“78259 35435 28756——”他看着厂商的名称 ,一
一念了下来。

“不 ,倒过来念。”她要他由后往前再念一次。

这也难不倒他。

他看着厂商的名称 ,再由下往上 ,将数字精准无误
地反念了出来。

她大大地抽了口气 ,眼睛瞪得比铜铃还大 !

丝毫无差 !

天哪 ,丝毫无差 !

他是天才耶 !

正着念 ,倒着念 ,她盯着数字 ,随口说出了厂商的名
称想考倒他 ,他却依然能精准无误地说出数字——

业务室里的其他同事 ,全都看呆了。

“看看合计是不是这样 ?”他随手写下了数字 ,丢
了一个计算器给她 ,要她自己算一算。

她呆呆地按了又按——目瞪口呆起来 !

奇妙的数字唤醒了她脑中呼之欲出的熟悉感 ,令她
目瞪口呆。

没错 ,是这个数字没错 ,这个合计的数字她算了好

几遍，首尾的数字她还记得，如果不是他真的记忆惊人，会有这么凑巧的他念的数字，加起来会刚好是这个合计的数字？

她惊得呆住了！

“如果不信的话，”他指了指她桌上的第二个红色卷宗，“我记得你把合计的数字写在里面的一张纸上，你可以拿出来核对。”

这话提醒了她，赶紧拿出来一瞧——她轻叫了起来。

“在这儿！”她惊喜地拿起来扬一扬，“我忘了我还写一张备份在这儿。”原来估价单一直躺在卷宗里头。

所有的同事全都围了过来。

一看到她手上的那一张，和他刚刚所念的数字完全相符合，每个人都惊呆了。

不少人发出了惊叹声。

“你好厉害！”真——真让人不敢相信。

没有人眼不圆的。

他只是轻松一笑。

“你是天才！”向葵丽也忍不住地喊了出来。

他哈哈笑了出来。

他喜欢这句话，他是“财经界的神童”——在国外大家都这么尊称他的。

每一个人目瞪口呆的表情，让他忍不住地又轻笑了出来。

才露一手就把他们吓成这样了？

如果让他们知道，只要钱一进他的手里，他就有本事能把它越变越多的话，大家岂不晕倒了？

“我天生对数字就十分敏感。”他笑着轻合上向葵丽的小嘴，欣赏着她的蠢样。

所以两个哥哥的钱到了他的手里，他就像个神奇的魔术师一样，让他们的钱不停地往上攀升，成倍数地增长。

当然，他的能力和他的钱一样地用不完，而向葵丽这个呆子却只注意到杨俊生这只金龟。

他笑着拥她走向会议厅。

“下班后别溜，别忘了请我吃饭。”

她眨了眨眼，完全被他的能力给震得——说不出话来。



她到底怎么走进会议室的？她脑袋一片茫然。

最后估价单是怎么通过的？会议是怎么结束的？她完全不知道。

只知道这个男人长得好俊，甚至比杨俊生还俊，她以前怎么都没发现？

要不是他那么可恶，取笑她一心想嫁个白马王子，

她也不会迟到现在才发现他的好。

这个意外的重大发现 ,让她陶醉地盯着他的侧脸看了好久好久。

要是他不那么穷的话 ,就真是太完美了。

结果想着想着——她竟然脸红了。

她不自在地赶紧别开脸 ,假装忙碌。

没想到他发挥惊人的数字天分 ,引得她一阵惊奇和震惊 ,不但自此时对他刮目相看 ,更化解了她的敌意。

本来她早上来上班时 ,还一肚子火的 ,看来以后不会再有这种情形了。

“走了。”他收拾妥当 ,“说好今天要请我吃饭的。”

她哪有说 ?

不过好吧 ,看在他今天帮了她大忙的分上 ,她就请他吃一顿吧 !

结果他们来到了法国餐厅。

他给她点最贵的 !

啊——她差点叫了起来。

昂贵的价目表 ,让她差点晕了过去。

这——这家伙——竟然给她点最贵的 !

而且还是两套一式 ,连她也跟着吃最贵的。

付账的时候她心疼自己的荷包 ,漂亮的眉差点没揪在一起 ,可爱的唇角简直要往下弯了 ,更别提她的心拧得有多疼 ,简直快要拧出血来了。

付完了账 ,她的钱包刚好只剩一块钱。

他看着她的表情——差点笑了出来。

“我送你回去。”他拉着她一起搭公车。

她不可思议地看着他，总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这么有能力，却那么穷呢？

他身上几乎没什么钱，只有叮当作响的零钱，可是他却能甘之如饴，不知道她该替他感到高兴，还是失望？

可是她的心很明显地涌起了变化，却是不争的事实。

而他也不让她再有机会接近俊生，干脆拉着她一起到德国出差。



“去法兰克福？”她吓了一跳。

天知道她多怕坐飞机。

有一次飞机从高高的三万尺，陡地降落到一万尺地成直线下垂，顿时整座机舱鸦雀无声的恐怖经验，到现在依然难忘。

“陪我去出差。”

她瞪大了眼睛。

这家伙有没有搞错？竟然要她请假陪他去出差？她可是个不赚钱就会坐吃山空、喝西北风的人耶！

“我需要一个助手，而你是我的助理，除了你，还有

谁适合？”

其实他是很怕在他出国帮巨鲸谈合约不在的这段时间，给了俊生趁虚而入的机会。

“你也需要负责对外部的吗？”她吃了一惊。

对外部有对外部的人负责，不是吗？

就是因为国外部的人不够负责，所以才让他从档案中发现，原本可以谈成的生意、达成的合约，甚至能因跨国的合作关系，而为双方带来丰厚利润的机会，就这么眼睁睁让它溜走了。

他得想办法把这个赚钱的机会，再抓回来。

“去不去？”他弯腰看着她。

俊帅的脸就近在咫尺，奇怪，她怎么越看他越英俊？她眨了眨眼睛，赶紧调开视线。

这个家伙浑身都散发着魅力，和他相处越久，她越发现这个致命的危险吸引力，很能吸引女人。

就像现在——她竟然不想拒绝。

“可是——”她有点为难。

这几天她仔细检讨自己，发现她还是无法把她的“理想”抛开，毕竟从小到大她最大的心愿，就是嫁个有钱人——好让妈妈能从此过富裕安心的生活。

而他实在是太穷了，唉——她内心又开始挣扎起来。

好不容易她才下定决心，决定把他当成一个很要好的朋友，一个只是朋友的朋友，可是他却提出了邀

请——

而她却不想拒绝。

“可是什么？”他看着她，知道她在挣扎。

“我还有工作。”

“陪我出差，就是你的工作。”他拿出了董事长的命令给她看。

这下子她没有话说了，可是——

可是这样下去，她怕会不由自主地和他一起陷入情网，她怕会不由自主地——爱上他。

真是糟糕，她的心渐渐被他吸拢了过去。

而她每晚都得告诉自己，千万别忘了自己的“理想”。

“难道你——”他坏坏一笑，“不想嫁给一个有钱、英俊、温柔又有能力的男人？”当然后面这一句话，他是压低声音说的。

自从他上一回不小心露了那么一手后，如今的他，竟然成为业务室女职员的头号目标，每天被她们热切的眼光盯着，让他经常不由自主地冒出冷汗。

被他这么一说，像是有一把推力，推向她的决心——

“当然是——”可是很奇怪的，“愿意”这两个字，竟然哽在她的喉咙里说不出口。

她是很愿意又很想嫁给一个有钱、英俊、温柔又有能力的男人，可是在对上他的俊脸后，那股决心就会化

为零。

她突然懊恼了起来。

为什么他什么“条件”都有，就是独独没钱？

“你怎么了？”他吓了一跳，赶紧抽了张面纸给她。

她怎么眼睛突然红起来了？说哭就哭？

浩伦被她突然来的眼泪吓了一跳，不知所措了起来。

“你不想去德国？”他担心地问。

她当然想去了，尤其是跟他一起去。

“谁说我不想去？”她吸了下鼻子说，“德国的风景很漂亮耶！”

“哦。”这种反应他不知道该怎么应付？

既然很想去，那为什么哭呢？

“还是你在生气？”可是他越想越不可能。

葵丽生气的时候只会喷火，怎么可能会掉泪？

“我只是在气你，又在耍我了！”她随口胡说了起来。

反正她的心情，他不会懂的。

“哦。”他马上意会地笑了起来。

原来她在气这个。

她以为他愿意帮她介绍一个有钱、英俊、温柔又有能力的男人，又像上一次那样在唬她呀？

不，他从来没有唬过她。

他介绍的一直都是他自己。

从一开始，他就在向她介绍他自己，推销他自己。

他丁浩伦不但是一个有钱、英俊、温柔又有能力的男人，而且还是一个心胸宽大、足以让女人为他着迷的男人。

他的心一直在向她靠近，而在靠近中，他一直在散发他的魅力，想让她明白，她真正想要的男人就在她身边。

不过她得努力去发掘这个事实。

“我没骗你呀，”那可恶的笑声又回来了，“不信你可以跟我去一趟，你想要什么样的男人，我都可以介绍给你。”他哈哈笑了起来。

她俏脸铁青。

他看不出她的表情是在拒绝他的提议吗？

还有，他有机会认识那么好的男人，他怎么不想办法把自己变得那么好？

口口声声说要帮她介绍一个很好的男人，鬼才相信他能遇得到这样的同类。

“哼！”她生气地哼了声。

他却误以为她真的是在气这个。

“等出了国你就会相信，”他笑着拍拍她的俏脸，“有不少好男人其实你都没发现。”

好比他，她眼拙的一直都没看出他的好。

“到时候我再看看，你帮我介绍的男人有多好？”她火火地说。

他大笑。

到时候只怕她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和身价时 ,会吓得晕过去。

“等你发现我介绍给你的男人有那么好时 ,可千万别晕过去。”他意味深长地说。

“不会。”她斩钉截铁地扬了下俏脸 ,“等你变成这么好的男人时 ,我才会晕过去。”她火大地拿他开刀。

他大笑不已。

他等着看 ,他等着看 ,他等着看她到时候是怎么晕过去的？



两人带着简单的行李 ,总算及时赶上了飞机 ,经由香港直飞法兰克福。

“为什么不直飞呢？”她一坐上飞机就俏脸发白 ,一颗心悬得老高 ,“直飞北半球不是比较快？”

而飞南半球却要绕了一大圈。

“回程是北半球呀！有什么问题？”

“回程——才是北半球？”她翻了个白眼。

飞机开始在跑道上转弯 ,突然她紧张地握紧了扶手 ,额头上开始冒着冷汗。

他笑了出来。

“同样是在天空飞行 ,南半球和北半球还不都是只

能看到云而已，难道飞北半球就会有有什么好事吗？”他故意糗她，知道她在担心什么。

“你不会懂的，这是气氛的问题。”天知道她坐飞机像在赌命一样。

一想到她的命就这样悬在三万尺的高空，悬十几个小时，她能气虚地不冒汗吗？

他努力地不逸出笑声，否则她又要喷火了。

“飞机上的食物可是最高级的——”他打开空姐送来的餐盘，“——真好吃！”他差点喷笑出来。

天知道她的俏脸正发青呢！

他不敢看她，怕自己又会喷出笑声，努力地吃着飞机上的食物，一直“好吃”“好吃”地说个不停。

“啐！”

“啐！”

机舱里一阵阵的惊叹。

“快看！”他凑近脸，和她一起看向窗外引来惊叹的来源。

“啐！”她叫了出来。

美得像是打开了的宝石箱，正闪闪发着亮光，在向众人招手。

“很美吧？这就是香港有名的百万夜景，有的人为了看这夜景，特别搭这班飞机。”这就是他不直飞北半球的理由。

这么美的夜景，应该和她分享。

她兴奋了起来，漂亮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直盯着这个美丽的夜景，出神地看着。

“真的很美。”她惊叹地说，完全忘了原先的恐惧。

于是她终于能吃能喝，在他的笑语中，她完全忘了时间，等到她惊觉时间的流逝时，法兰克福已经到了。



“我们先到路市，参加我德国一个朋友的婚礼，休息三天后，再去谈生意。”

“啊？”她吓了一跳，吃惊地看着他。

他有德国的朋友？

直到此刻，她才发现她对他的了解少之又少。

他用德语向他们寄宿的小旅馆的老板，租来了一辆车，顿时又令她目瞪口呆。

他会说德语？

“上车吧！”他侧了下俊脸，要她坐下来。

她眼圆圆地坐在他旁边，心里无法形容那股涌上来的感觉。

他真的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

追根究底，那股感觉这么告诉她，她瞅着他的俊脸，无法移开视线。

他装作没看到她吃惊的眼神，指着前方。

“这里很美，从这里一直去的话，可以看到中世纪留下来的城镇哦。”生意要紧，可是和她一起度假更要紧。

她又吃了一惊。“你来过？”

“我有朋友在这里嘛！”他避重就轻地说。

他什么朋友都有，待会儿要去参加的婚礼，就是他大学时代参加自由车旅行所认识的一个好友。

“你看！”他突然停在一条小路的前端。

“哗！”引来她一声惊叹。

蜿蜒的小路不停地往下延伸，绵延无尽，左右两侧都是中世纪的房屋，造型优雅，各有特色，令她又再度发出惊叹。

“果然是中世纪的街道，石头路——还有马车——”

“就像是来到梦里的世界。”他笑着说她的心情。

她震撼地看着他。

他只是神秘地笑笑。

初来这儿时，他的表情也是这样，这美丽的景致只能用—个心情来形容——就像来到了梦里。

“你快看！”她叫了起来，“跟童话里的世界完全一样！”

打扮成中世纪骑士模样的人，引来群众的围观，纷纷拍手叫好起来，连她也不例外。

“那是巡夜的警察，那是特别为观光客打扮的。”他笑着说。

她惊叹连连，眼睛瞪得好亮好亮。

“你知道你应该常笑，你笑起来很迷人。”

她一愣。

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开心地笑了。

“谢谢你。”她感动地说。

为他的每一次帮忙，为他替她带来的欢乐，而她——还没有跟他说过一句谢谢。

“客气什么。”她的笑容也是他刚刚惊奇的发现。

如果他告诉她，她发火的模样也一样十分迷人，而他很喜欢看她恼怒的俏脸，她恐怕又要气得喷火了。

“你准备好三天后要穿的衣服了吗？”他像是随便问问。

“啊？什么衣服？”

“宴会要穿的衣服。”

“宴会？”她叫了起来，“我们不是要来谈生意的吗？”

“是啊，在宴会上也能谈生意呀！”

“嘎！”她抽了口气，“你怎么现在才说？”她气得跳脚。

她什么都准备，什么都带了，就是没带晚宴服。

“那怎么办呢？”他偷偷笑在心底，“只好去买了。”

她一想到荷包又要失血，俏脸当场发白。

“用租的可不可以？”她心痛地说。

天哪，她这个月已经超支了。

“呵呵呵——”他笑了起来，“买的比租的划算，更何况在这里买，比国内便宜。”

“真的？”

“当然，更何况这是公司付的钱。”他何乐而不为呢？

“你怎么不早说呢？”她嚷嚷了起来。

他大笑。

“我怎么知道你一听到要花钱，就一脸痛苦呢？”

“讨厌！”她瞪了他一眼。

于是两人立刻又跳上了车，直奔而去。

他买他的，他坚持。

她买她的，她也不要他啰嗦。

沿途她不断地警告。“穿得太‘朴素’了，外国人可能不敢跟我们做生意哦，待会儿我要检查你买的衣服。”

他真是令她不放心。搞不好什么颜色搭什么颜色才好看，他都不知道呢！

他差点喷出笑声。“好。”哈哈——他忍得好辛苦。



可是他们玩得太晚了，她累得一回旅馆倒头就睡，根本忘了她说过的话。

隔天两人一起参加他朋友的婚礼。

“好美！”她惊叹地看着大家注视的焦点。

漂亮的新娘手捧着花束，在众人的惊叹声中，踩着

幸福的音乐 缓缓地走向新郎——

“好美！”他也惊叹地说。

象征着纯洁的白纱，曳地了十尺长，当新娘一入眼帘的刹那，就好像一个从天而降的庄严女神，正娉婷地由每一个人的眼前滑过，那瞬间的感动和喜悦，很难令人不惊呼出来。

“呜——”她感动地掉出了眼泪。

不少人纷纷回头，皱眉地看着她。

他也回头，一看大惊失色。

“喂，你怎么可以哭呢？”他低叫了起来。

竟然在这种场合给人家哭出来，待会儿他怎么跟好友解释？

“我只是想到，不知道多久才会轮到我？”她呜呜地又哭了出来。

打从10岁开始，她就一直梦幻着这样的婚礼，可是如今近在眼前，她却发现它依然离她好远好远——

他头痛了起来，正要说什么——大家却在这时候急忙地奔向门口，准备迎接新娘的捧花。

他兴奋地立刻拉着她，也一块儿加入行列。

而她还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愣愣地站在那儿。

突然一阵惊呼——一道耀眼的光束笔直地落入她的手中，她一愣！

呆呆地看着手里的捧花，眼张得圆圆的。

四周瞬间爆起了一阵欢呼的掌声。

“很快就轮到你了，笨！”他笑着说，快乐地朝好友挥了下手。

很快就轮到她了？

突然她惊喜地漾开了笑容——

5

如果说这一趟之行，有什么最令她难忘的？她笑了起来，大概就是那束突然落进她手里的捧花了。

“葵丽，你准备好了？”他敲了敲门。

两人睡在相邻的房间，中间只隔了一扇门，在这三天的快乐时光中，他早就将两人的“友谊”升华至更亲昵的层次——直呼她的名字。

“进来吧。”她转身说。

门立即被打开。

“——啊！”

“啊——！”

两人同时吃了一惊！

她好美！

而他好帅！

原本乌溜的长发被随性的一根发髻别在后侧，露出了些许发尾，两侧又轻垂了几缕发丝下来，让她的俏脸看起来野性十足，而又十分迷人。

还有那身得体的装束，将她诱人的曲线毫不保留地展现出来，他以为她会挑个细肩小礼服什么的，却没想到她挑的是合宜的长袖连身礼服？

可是手腕上的荷叶边薄纱，不但让这身长袖不会变得单调，而且更添妩媚，洁白柔细的颈项延着曲线——收束在完美的胸线里，是除了那张俏脸之外，最令人无法移开视线的地方。

满分！他心里头惊叹道。

而她也移不开视线。

她从来不知道男人可以同时糅和了野性与感性的色彩于一身，他的发丝有些纷乱，看起来浪荡、落拓却又野性十足，可是他一身合宜的青色西装，完美的领结，再加上他完美的体格——

她深吸了口气，走上前，眼里的惊叹给了他一百分，甚至更多。

“领结歪了。”她伸出手，替他拉了拉。

其实没歪，她只是想要就近看看他，因为她觉得他今天好俊、好有魅力。

“你替我打几分？”他自信十足地问。

“九十分。”她毫不犹豫地说。

“什么？”他叫了起来，“怎么会是九十分呢？”他以为

至少该是百分之百才对。

谁让你没钱，她白了他一眼，转身去拿他的皮包。

完美的王子必须要有钱做后盾，他什么都具备了，就是没钱，这怎么能怪她呢？

“为什么我只有九十分？”为了这十分他据理力争。

她怎么能告诉他是因为他没钱，才被她扣10分的，那样他的自尊心会碎裂的。

“不行吗？还是你嫌太多了？”她莫明奇妙地看了他一眼，打死都不肯说出理由。

“你！”他气坏了。

“走吧！”她迷人一笑地瞅着他。

突然一下子他的火气全飞走了，也露出了笑容。

“走吧。”他挽起了她的手。

九十分就九十分，起码他从七十分进步到了九十分了。

来到了会场，衣香鬓影，觥筹交错，闪花了她的眼。

原来这是一个商业展览会，里面咨询、服务，甚至金融什么都有。体贴的会场主人在做完了简介之后，接着立刻举办宴会，给大家彼此交流认识的机会。

一个法国中年男人来到她的面前，递了杯酒给她。

“谢谢。”她用法语说。

把他吓了一跳。

“葵丽！”她会说法语？

岂止是法语？她连德文也会。

她露了一手 ,艰涩难懂的德文像串轻快的音符 ,自在地由她的嘴里流泻了出来。

“葵丽 !”他的眼瞪得老大。

她笑了出来。

那个法国人也笑了出来。

许多人也围了过来。

这对一入场就吸引住所有人目光的金童玉女 ,的确勾起了大家的好奇 ,纷纷上前想认识他们。

当她用法文向大家自我介绍的时候 ,他也适时地插进话题 ,巧妙地将话题导入他的商业诉求中。

换她吃了一惊 !

“你也会法文 ?”她的表情既惊喜又不敢相信。

“当然了。”他得意地一笑。

加拿大什么人种都有 ,法文在那里十分普遍。

他会德文、法文 ,那她还会什么 ?

英、法、德、西、日 ,五种语言的惊人天分展现出来 ,把他惊呆了。

而她也是。

她努力扮演好助理的角色 ,想替他争取更多的业绩。在与外商交谈的过程中 ,他适时地也用相同的语言介入 ,引得她惊奇连连。

她的语言能力没话说。

可是却搞不清楚自家公司除了海运之外 ,还有什么 ?惹得他失笑连连。

两人一搭一唱，不论是流利轻快的英语，或是韵律优美的法文——让两人迅速地打入这片天地，还赢得了不少订单。

在和外商的交谈过程中，两人不时地由互凝的笑眼中，流泻出对彼此的惊奇与赞叹。

他令她惊奇连连。



“你怎么会五种语言的？”

宴会完毕，他迫不及待地拉着她到一个小餐厅去享受美味。

“想嫁一个金龟婿呀！”她腼腆地说。

他喷笑了出来。

“别笑。”她一脸苦恼，双手优雅地交迭在下巴下方，瞅着他，“我在想，我这一辈子大概嫁不到金龟婿了。”她意有所指地说。

她突然觉得能这样跟他在一起，一起努力也没什么不好，而且她好喜欢这种感受。

在他的身边，他有力的臂膀拥住她，让她觉得他可以为她营造出许许多多，他令她处处惊奇的能力，让她觉得他还有更无穷的宝藏，等着她去发掘。

可是她的理想呢？

妈妈为了她牺牲了自己的青春岁月 ,可是她能为妈妈奉献出什么 ?

她又苦恼了起来。

她一直挣扎在爱与理想间 ,认识他越深 ,这份折磨就越教她痛苦。

他笑了起来 ,朝她眨了眨眼。

“我给了你那么多名片 ,你都没有收集起来 ?”

她一愣 ,突然笑了起来。

“那些没用 ,我全都丢了。”她的眼里只有他 ,她怎么会去注意那些名片呢 ?

“真可惜 !”他假装惋惜地说 ,“那些可是有钱、有权、又有地位的男人 ,你就这么把他们丢了 ?”其实他心里头窃喜不已。

他的话又令她立刻恼火了起来 ,正要喷火——

“不过我将来的身价 ,可不止这五十张名片的价值哦。”他提醒她。

她笑了起来 ,火气一下子飞光。

“我才不相信呢 !”才怪。

她相信他有力的双手能为她砌筑出城堡 ,为她遮风挡雨 ,让她能安心地在里头当个小公主。

可是他还是一样很可恶 ,傻傻地一直要帮她介绍好男人 ,谁能像他这么有魅力又具魔力 ?让她处处惊奇、惊愕、崇拜和感谢 ?

这个傻瓜 !

“回去了，明天还得赶早班的飞机呢！”她意兴阑珊地站了起来，把他抛在后头。

他付了账，立刻追了出来。

“别丧气，还有机会。不过你也未免太挑了，哎哟——”

她火大地踩了他一脚。

原有的兴奋和雀跃，像被人用盆冷水兜头淋下，瞬间浇熄了她所有的快乐。

她生气了，这个傻瓜！

“有空帮我介绍男人，你怎么不想法子帮自己介绍女人呢？”她讥讽地说。

他掏出了两侧的口袋——空空如也，一脸的爱莫能助。

“你以为我不想吗？”他装得还真像。

“你！”

“我是没得挑，你是很会挑。”他找死地说。

“你——”她吼了起来。

嘻嘻嘻，他窃笑在心底，他就是喜欢看她喷火的表情。

“真看不出你年纪轻轻的，就吃过这么多苦。”想要精通五种语言，可不是一般人能有此能耐。

“要你管！”她赌气地转过身，不看他。

可是他就是欣赏她的自立自强，喜欢她的自信坚持。

“你值得这么好的男人，所以我才一直要帮你介绍，天知道当你在说‘你想嫁有钱人’时脸上迸出的光彩，仿佛整个世界都是你的。”让人欣赏。

唉——她颓丧地垂下了螭首。

她怎会爱上这样的傻瓜？她扪心自问。

竟然不努力想法子追求她，还要把她送给别人？

“我倒要看看你能帮我介绍多好的男人？”她俏脸发火地说。

“没问题！”他乐得双手一拍。

到时候她会吃惊地白眼一翻——和他两个嫂子一样当场晕倒。

“好，我等着。”她怒火中烧地叉腰嚷嚷。

惹得他喷笑连连。

他不是看不出她的情意，两人的视线经常不由自主地胶着在一起，早已说明了一切。

可是他不能暴露他的真实身份，更不能明着追求她，如果她问起他的家人呢？如果她吵着要见他的家人呢？

以她火爆的个性，他如果答不出来，恐怕是一拍两散，搞不好她还会赏他一巴掌当作谢礼。

还是目前这种方式比较好。

既安全可靠，反正她的心已经是他的了。

“你放心，我介绍给你的好男人，会让你感谢我一辈子。”他迷人地扬起笑容。

她做梦也没想到他介绍的人正是他自己，不过谁让她不相信呢？

她好火好火地瞪了他一眼，算是答腔。



“回来了！”

业务室的人一拥而上，惊喜地看着向葵丽手上的精致泡芙。

“这个很好吃。”葵丽高兴地发给每人一份。

所有的人都惊喜地接了过来。

“这一趟一定很辛苦喔？”

正吃着泡芙的葵丽差点噎住。

“当然辛苦了，你们都不知道那些老外有多难缠。”他朝葵丽眨了下眼，要她别说。

不知道的人以为他们多辛苦，谁知道这一趟他们两个玩得多高兴。

“葵丽，你的薪水。”一个同事将薪水单交给她。

她愁眉苦脸地接了下来，心想已经借支了三分之一的薪水，还能剩多少？

结果打开了金额，她吓了一跳！

“哇！”她直着眼眸看着上头的数字。

她——从来——没有领过六位数的薪水。

“吓了一跳吧？”他凑了过来。

“你知道？”她更惊讶了。

她请他的，她用掉的，全因这惊人的数字补了回来。

做梦也没想到，那一餐法国大餐不是花她的钱，实际上是他在请客。

“我的业绩高嘛，你又是我的助理，当然可以分红了。”他小声地说。

她抽了口气——他又再度令她惊奇。

“什么时候公司有这样规定的？”以前怎么没有？

他耸耸肩：“业绩破百万就有啦，以前的业务员有拿到百万以上的业绩吗？”他问她。

“没有。”所以她才会这么吃惊。

而他短短的两个礼拜之内，就成了全公司最抢手、业绩最好的业务员。

不但如此，还为公司带来了大笔国外订单，以后的每个月，巨鲸都会有一笔巨额的收入，而这笔源源不绝的收入，全拜他之赐。

“你好厉害。”她惊喜地看着她的薪水单，像个手捧着大把糖果的孩子，笑得好高兴。

“你要怎么谢我？”

她惊愕地抬头。“我要怎么谢你？”

“是啊，”他弹了下薪水单，“我那么辛苦赚钱，你才能领那么多，所以今天晚上你得请客。”

“你——”

这家伙 ,好像是来敲她竹杠似的。

他得意地一笑 ,完全不把她的怒容放在心上 ,径自开会去了。

结果到了晚上 ,打死她都不愿意再进法国餐厅——如果他又要去吃法国菜的话 ,可是他却改吃意大利菜。而且挑的是五星级的大饭店。

“啊——”一看出租车停靠的地方 ,她立刻尖叫了起来。

这里很贵耶！

“只有这里才有意大利菜嘛！”

天哪！她宁愿跟着他一起去吃法国菜 ,一想到待会儿荷包又要大失血 ,她立刻脚软。

“怕什么？”他一笑 ,到头来还不是他请客。

“我——我——”她俏脸发白。

“门房在看了 ,你丢不丢脸哪？”他小声地说。

“你——”

他偷笑 ,在她大骂之前硬把她拖进去。

于是一个月过去了 ,两个月过去了 ,三个月过去了 ,他们吃尽了天下美食——因为他总有办法找到勒索的项目。

当然最后还是由他付账——只是由她先垫。

不过那么大的公司光靠他一个人努力是不够的 ,眼看他这边一直努力地提升 ,其他人却依然无关痛痒地继续过活 ,于是他想到了一个办法。



隔天走廊上出现了一阵骚动 ,引起了全公司一阵热烈的讨论 ,证明他的办法十分有效。

公告栏前面架设了一块大大的白板 ,上面只有一个惊人的数字——那是他的业绩 ,上个星期的。

这引起了全公司的骚动 !

也给了俊生相当的难堪。

同样是“业务员” ,他这个即将接任的新总裁竟然输给一个新进的人员 ? 他的能力立刻受到全体董监事的质疑。

不但如此 ,丁浩伦傲人的业绩 ,狠狠地将他这个新总裁甩到后头去跟其他人争老二 ,令他难堪得简直恨不得找个洞跳进去算了。

其他的业务员还坐得住吗 ? 一开完会没多久纷纷走了精光 ,谁还有脸再待下去 ? 不找点成绩回来 ,恐怕就得走路了。

一星期过去了 ,全体的竞争力及营业额明显地提升。

两星期过去了 ,很多跟货运有关的工作都被相继地开发出来 ,那是大伙儿拼命想得到业绩的结果。

三星期过去了 ,却开始出现了恶斗 !

公司很明显地变成了两大派，一大派是簇拥丁浩伦，另一大派是簇拥杨俊生，而白板上的数字，变成了两大派竞争的数字。

当然也有人开始遭殃。

压力过大，使得杨俊生的手腕越来越强硬。

“陈主任要被辞退了？”

业务室里的人被这个震惊的消息，给震得全慌了。

下一个会轮到谁？没有人知道，而杨俊生在宣布这项消息时，是当着全体业务职员的面宣布的。

“我反对。”

清晰有力的声音传来，让大家惊愕地一起回头。

“你反对？”杨俊生的眉峰霎时揪紧，看着这一个令他越来越喘不过气来的对手，“你凭什么反对？”

葵丽就坐在浩伦的旁边，一听到开口反对的人竟然是他，差点晕了过去。

拜托，这么高的薪水，他可千万别出错，要是万一新总裁一怒之下也把他给一起裁了，那他——不，那她——唉呀——

她赶紧踢了踢他，要他别出声了。

“这样太残忍了。”

全体职员都明显地倒抽了一口气。

“你说什么？”杨俊生立刻一脸的怒容，“他一直没有达到业绩——”

“以前你也一直没有达到业绩，怎么没有看到有人

把你辞退？”他只是让问题浮上来，可是在问题浮上来之前，却没有人去正视这个问题。

“你——”杨俊生的脸当场一阵青白交错。

“三个月前的每一天、每一个星期、每一个月的业绩，你没有一次是赢过这位陈主任的。”他提醒他。

“你——”

“你忘了他曾经对公司多么的重要？你忘了他曾经帮公司拓展了多少业绩？你忘了？”

“你——”

杨俊生无法反驳，被丁浩伦字字句句的实话给堵得满脸通红，说不出话来。

陈主任倒是一脸的尴尬。

他没想到有人会帮他出头，身为主任的他，责任心特别重的他，为着连续三个礼拜无法达到理想的业绩而感到愧疚。

所以当杨俊生说要把他辞退时，他也只能默默地接受。

“别说了。”陈主任站了起来，“我老了，的确有点力不从心——”

“你听听，他自己也这么说。”杨俊生咬牙地说。

越来越大的压力，让他醒悟出企业家需要的只是冷静的判断力和实际，不需要血和泪。

“难道老狗就不会看家了吗？”他慵懒一笑。

他的话引来在场所有人的一片震惊！

这句话触动了大家心灵里的某一根弦，突然让他们一脸的感动。

尤其是陈主任——脸上的表情简直无法形容。

而杨俊生只能睁着眼睛，一直愣愣地看着他的对手。

丁浩伦的每一句话都令他无力招架，无法反驳。

“把他交给我如何？我相信陈主任会很快地再找回他的自尊。”

所有的人都当场倒抽了口气。

丁浩伦说话的语气和表情，反倒像是个老大似的，一点都不怕杨俊生拿他开刀。

葵丽傻眼地看着这个又再度令她吃惊的男人。

他好大的胆子，竟然敢这么对总裁说话，他不想混了？

“如何？”他又一笑。

他为什么要听他的？杨俊生一脸的不满。

可是在一片不景气当中，他很清楚地知道丁浩伦是惟一能使公司逆势成长的人，再加上自己的能力又不如他，他实在无法拒绝。

“好！”他不服气地点头。

“谢谢。”

杨俊生火大地又看了丁浩伦一眼。

为什么这家伙总是能把他压制得死死的？

为什么这家伙讲出来的话总是那么有道理，好像比

他还了解公司似的？

杨俊生一脸的灰头土脸，匆匆地结束会议，返回自己的业务室冷静地好好想想。

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丁浩伦，谢谢你。”陈主任感动得无以复加。

今天的经历让他终身难忘，而遇得伯乐的惊喜，又让他不知如何表达。

“不客气。”他拍了下老家伙的肩说，“以后我们这一组人就由你来带如何？”

“不不不，我——”陈主任立刻一脸的诚惶诚恐。

“我很快就必须去接新产品的拓展路线，而原来的业务除了经理外就只有你最熟悉了，好不好？”

他的目的原本就是想要把整体的竞争力拉上来，不但要提升营业额，而且要刺激整体的团结力，如今做到了，他就应该放手再去做他该做的事。

“可是我——”老实说，他实在没什么信心。

“有什么问题我就在隔壁。”他指了指身后的经理室，“从明天开始我升任为业务经理。”

“哇——”大家叫了起来。

“三级跳耶！”纷纷拍手叫好。

“那我呢？”葵丽紧张了起来，他该不会把她塞给这个老头子吧？

“你——”他奇怪地看着她。

“我呀！”葵丽紧张地叫了起来，“你不要我这个助手

了？”

“当然不要了。”

“啊——”大家叫了起来。

“要！”他立刻笑了起来，“我是开玩笑的。”

“你！”葵丽气得跳脚，可是自己也笑了出来。

“原来的业务经理被调到对外部去了，从明天开始我接掌兵符，全力拓展分公司的食品路线。”

“啊。”大家发出喝彩声。

葵丽笑得好高兴。

她现在是业务经理的秘书了哦，这个梦寐以求的位子，竟然这么快就给她蒙上了。

“你要怎么谢我？”趁大家都不注意的时候，他凑近她耳边。

他又要敲竹杠了，可是这一回她却是笑容满面。

“想吃什么？”

“最贵的日本料理。”

又来了，不过她有办法，呵呵笑地拉着他就走。

“我知道有一家可以吃到饱的，才三百九十九元而已，新鲜又好吃。”这一回他总算敲对了。

他大笑，任由她拉着走，干脆连出租车钱都省了。

他真的是很好的人！

抱着趴趴熊，她坐在床上，不时地将脸埋入了柔软的毛里，沉思了起来。

心胸宽大，而又心地善良，聪明却又不当个滥好人，有主见、有原则——她开始一一细数出他的优点。

只可惜就是太穷了。

她该怎么办？她实在好爱他，可是他实在是太穷了，赚的钱都缴进了股市里当学费，再这样下去他的老婆本都没了。

对了，她好像从来没有听他提起过他的家人，她每次都忘了问。

可是问有什么用？她突然泄了气，那家伙到现在还一直嚷着要帮她找个好男人，真让人生气。

他都不知道她一直不由自主地深受他的吸引，而且一直不停地在天人交战，挣扎在爱与理想之间。

她该怎么办？

她好苦恼。

对理想中的男人的憧憬，让她一时间无法割舍掉，爱跟理想——如果丁浩伦向她招手，她一定毫不犹豫地立刻奔向他的怀抱。

偏偏那个混蛋，到现在还想把她介绍给有钱、英俊、温柔又有能力的男人，那个混蛋！

他难道看不出来她爱上他了吗？

尽管她经常若有似无地提醒，可是那个傻瓜还是听不懂她的暗示，还是要把她送给别的男人。

真让她泄气。

不过说真的，她暗地里一直很感谢浩伦。

要不是他的“破坏”，她也不会认清某些男人的恶名。

像杨董事长的儿子杨俊生，在还没有认识浩伦之前，她就一直把杨俊生设定在她的憧憬之中——一个有钱、有权、心胸也很宽大、足以使她着迷的男人。

可是事实却不是那么一回事。

其实真正使她着迷的男人，才是一直待在她身边的浩伦。

“唉，你如果很有钱就好了。”她点着趴趴熊的鼻子说。

“没有钱没关系，可是你可不可以不要那么笨？”她生气地拉扯着趴趴熊的耳朵。

无辜的趴趴熊代替浩伦受虐。

“你不知道我爱上你了吗？”她突然一脸伤心地说。

“你满脑子只有赚钱、赚钱，你如果不要投资股票，告诉你，你连飞机都已经买了。”更不要说是结婚钻戒了。

“唉——”她好伤心地搂紧了趴趴熊，“可是我还是要谢谢你，要不是你的关系，我对某些男人的错误印象，

可能会误了我一辈子。”

浩伦如果知道他就是那只趴趴熊 ,他一定感到很幸福。



“哈啾！”

董事长室里传来了声喷嚏 ,强力的冷气把他冻醒了过来。

“好冷！”他打着哆嗦 ,找出了毛毯围着。

对外部的营业时间和一般的上班时间不同 ,由于时差的关系 ,这栋大楼几乎是天天灯火通明的 ,也因此“提神”的冷气一直开到最强的。

自从来到本市 ,他一直住在这儿。

董事长休息室里应有尽有 ,他何必浪费干爹的钱另外择屋而居呢？何况他只待个一年 ,甚至不到一年 ,只要一达成任务 ,他就可以带葵丽回家了。

由最顶楼搭乘专属的楼梯下楼 ,保全室主任跟他点头打了声招呼。

丁浩伦是惟一能和杨董的儿子不经通报 ,就可以自由出入董事长室的人 ,虽然大家都觉得奇怪 ,不过听杨董说丁浩伦是他好不容易才挖过来的人 ,他们自然不敢得罪。

看了眼时钟 ,才四点。他回到经理室 ,可能是最近特别累 ,可能是新产品的开掘耗掉了他特别多的精力 ,平常这个时候已经爬起来开始办公的他 ,竟然毛毯一盖 躺在沙发上睡着了。

他的模样 把一大早起来上班 ,快乐地迎接自己业务经理秘书职位的向葵丽吓了一跳。

“啊——”她叫了起来。

灯一开 ,业务经理室里的沙发竟然横陈着一个男人。

仔细一看 ,竟然是浩伦 !

“浩伦 ?”他怎么睡在这里 ?

她赶紧关上了门 ,拉上了百叶窗 ,阻绝了一大早不太可能有人来的视线 ,因为他的睡姿十分令人喷饭。

一只脚踏到沙发的靠背上 ,另一只脚斜到地上去 ,两只手投降似的放在扶把手上 ,整个人歪一边。

“真厉害 ,这样竟然能睡得着 ?”她轻拍了拍他 ,要他起来。

他好不容易睁开眼睛——“葵丽 !”立刻醒了起来。

“你怎么睡这儿呢 ?”

“我一直睡这儿。”他沙哑地说。

他的头好重 ,他的眼睛倦得睁不开 ,他又闭上了眼睛。

“你一直睡这儿 ?”她吓了一跳。

“本市的房租好贵。”他又装出一副可怜相 ,硬把她

拖到他的身边一起坐下，头枕着她的腿又继续睡。

“你——”她气得不知如何是好，正要骂，突然她叫了起来：“你的脸好烫。”

“啊——完蛋了，”他呻吟了起来，“我感冒——”怪不得他觉得头重脚轻，天花板好像踩在他的脚底下。

“我背你去看医生。”她赶紧要扶他起来。

“你背得动我吗？”

“你——”她气得跺脚，“我背得动你才怪？”这时候还有心情开玩笑。

“可是我没有力气起来了。”他耍赖地说，其实不想去看医生。

“我请医生来好了——”

他拉住她。“陪我。”他喑哑地说。

只要给他喝杯热水，再让他包上毛毯好好地睡一觉，他醒来后保证会壮得像头牛一样。

“你是不是没钱租房子？”她赶紧倒了杯热水给他，挨着他又坐了下来。

幸好经理室就在原来的业务室的楼上，不会遇到以前的同事，否则他这样狼狈被人看见了能不笑掉人家大牙吗？

“这里好清静。”喝完了热茶，他满足地包紧毛毯，枕在她的腿上看着她。

她好伤心地一直瞅着他。

昨天她还在想，愿意抛开一切跟着他，只愿白首偕

老,可是他今天狼狈的模样——硬是把她的希望给敲碎了。

“嘿,我生病了,你也用不着哭呀!”他好笑地说。

她眼里心疼的模样令他窃喜地笑了出来。

“我可以分一个房间租给你,含水电,只要你八百就好。”

“太贵了。”他住在这里又不用花半毛钱,干吗浪费?不是他这八百不肯给她赚,而是这样来回奔波,他反而没时间办公,本市的塞车是出了名的。

她火火地叉起了腰,脾气一下子又上来了。

一套房八百还嫌贵?这家伙真不识好歹。

也不想他这个臭男人,想要住进她们女人国的家,是谈何容易的一件事?更何况还这么便宜。

“不,”他想笑,赶紧用毛毯蒙住,“我付不起八百呢。”

他得意洋洋的笑眼,在诉说着他多么高兴用这种方法勒索出她的感情。

“你——”她咬牙切齿,“好,六百。”她慷慨地道。

他笑了出声。

还是摇头。

她突然泄了气,“四百好了。”谁让他赚的钱都被股市坑去了——他说的。

他大笑。

“还要花交通费实在很不划算。”可是他眼里好感

动。

“你！”她跳了起来，正要吼——

“不睡在这里，我就抽不出时间来办公。”他说出理由给她听，“跑完了业务还得回家，躺下去没两个钟头又得赶来上班，多累。”

她呼了口气瞪了他一眼——承认他说得有理。

“那盥洗室呢？”

“这个好解决。”他迷人一笑地看着她。

“好吧，睡吧。幸好这一层楼只有三间经理室，还好我们位在最后面，一般不会有人走过来。”她祈祷他的模样别被人看见。

“葵丽，”他满眼柔情地看着她，“谢谢你。”

“客气什么。”她学着他当时的口气，“从明天开始我会带早餐来，我们一起吃好了。”

他笑了起来。“好。”

她无奈地摇了下脑袋，这家伙除了吃跟赚钱之外，好像没有别的兴趣。

谁说的？

丁浩伦总会借机帮她打打字啊什么的，不论葵丽忙得多晚，他总会借机留下来帮她的忙。

新手上路需要时间适应。

他这个经理早就上了轨道了，而她却忙得手忙脚乱，他只好也假装一副无所事事的样子，“无聊”地边打呵欠，边帮她的忙。

让她误以为他是真的没地方去 ,只好拿起文件帮她打一打 ,不过这样她还是很高兴。

“明天一大早 ,我要去看全省铺货的情况 ,顺便研究一下市场 ,会有好几天不回来 ,有事就 call 我。”

“嗯 ,好。”



巨鲸介入的微波热食及引进的快餐产品 ,竟然能在短短的一个礼拜之内 ,拿下了四亿的市场 ,不但震惊了全国的食品业者 ,更是让杨董和其他董事笑得合不拢嘴。

微波热食及快餐产品就是丁浩伦提出来的。他走的不是现在的产品路线 ,而是在欧美颇受欢迎的热食路线 ,给了人们一股全新的感受。

挑起了人们想尝新、尝鲜、从来没有吃过——很想吃吃的心理 ,一举拿下了市场。

“什么鲁肉饭？什么铁路快餐？什么咖喱鸡饭？除了这些你们想不出别的吗？”

那些董事们想破了脑袋 ,才好不容易想出来的企划案 ,又通通再度被他毫不留情地退回。

“如果要吃炒面 ,我何必非要去超市买不可呢？路边摊不就有在卖了？既新鲜又好吃。这样怎么铺货？

怎么打进市场呢？”专门跟在别人的屁股后面走。

“可是——是你说要投资食品的——”

“所以就要想出别人没有的。”他简单的一句，令大家通通都住口。

于是他想出了意大利面，采用晚上九点过后就半价出清的方式，竟意外地得到了好评。

由试卖、试销到正式批量生产的一个礼拜内，陆续推出的从来没有人吃过的欧美风味，才是真正打赢市场的主要原因。

而意大利面，也随着这些不同的新鲜卖点陆续上市，早被狼狈地踹到一边去当老幺了。

“真希望钱能这么一直赚下去。”董事们乐呵呵地说。

一口气拿下四亿的市场简直是奇迹，不过这些董事们好像都没有注意到一点，丁浩伦就是运用了人们想尝新鲜的心理，才一口气攻下市场的。

想赚钱，就得不断地推陈出新。

而且还要能开拓市场。

如何的推陈出新、开拓市场，又再度成了杨俊生的压力，把他挤压得差点变形。

“丁浩伦呢？”杨俊生走了进来。

丁浩伦一升任为业务经理，他也在不断地鞭策自我，终于迎头赶上，如今丁浩伦又飞跑在他的前头，他只觉得天昏地暗。

他就是想趁这个机会 ,找出丁浩伦能出奇制胜的原因。他对这个对手是既欣赏又佩服 ,可是这也重挫了他的自尊。

“经理他去看铺货点了。”葵丽礼貌地朝他一笑。

真奇怪 ,以前怎么会喜欢他呢?葵丽又看了杨俊生一眼 ,很勉强地又撑开笑容。

“最近有什么新的企划案没有?”杨俊生假装随口问问。

“有。”葵丽不疑有他地拿给他看 ,而且还傻傻地一一说明。

“哦。”他点首 ,努力地记住葵丽所说的每一句话。

如果他把这个企划案再稍微修饰一下的话 ,这个点子就变成他的了。

他舒了口气 ,压力顿时消了不少。

“向小姐 ,我请你吃个饭好吗?”他很早以前就想这么做了。

只是她是丁浩伦的人 ,而且他没有自信能够赢过丁浩伦。

她一愣 ,回头看他 ,突然笑了起来。

一想到当初曾和浩伦有过的约定 ,她就笑得好开心。

他以为她答应了。“今天晚上七点 ,在——”

“谢谢你 ,”她客气地摇头 ,“我已经有白马王子了。”天哪 ,向葵丽你在干什么?他可是只金龟!她仿佛

听到她的心底尖叫了起来。

可是她不后悔。

以前如果他邀请她，她会高兴得晕过去，可是现在——她只想永远和浩伦在一起。

不管他有钱没钱。

杨俊生似乎没想到她会拒绝，当场愣在那儿。

他这辈子还没被女人拒绝过呢！

“谢谢你。”她礼貌地用眼神示意——如果没事的话，他可以离开了。

杨俊生灰头土脸地转身就走。

门一关上，向葵丽立刻逸出了笑声。



“——这是新的食品方案，各位意见如何？”

瞬间爆发的热烈掌声，肯定了提案人的一席话，毫无疑问，提案通过。

只是——这一回被鼓掌的不是丁浩伦，而是杨俊生。

丁浩伦错愕地看着杨俊生，这不是他的食品方案吗？怎么变成俊生的了？

如果两个人凑巧提出同一个方案，也不会连食材、行销，甚至宣传手法都一模一样。

毫无疑问，他的企划案被盗用了。

而坐在一旁负责记录的葵丽目瞪口呆。

这——这不是浩伦的企划案吗？

她赫然明白自己被利用了。

她愤怒地站起来要揭发杨俊生的罪行，丁浩伦却比她更快一步地将她拉出了门外。

“干什么？他——”

“我知道。”他一脸沉重地说，“可是你得给他留点颜面，不要当众揭发他好吗？”

他的心好沉痛，没想到俊生会干这种事。

两人一回到经理室，一关上门，葵丽气坏地立刻嚷嚷了出来。

“难道事情这样就算了？他怎么可以这样？真是太过分了！”

“无所谓。”他笑一笑，反正俊生也算是帮他的忙。

这个企划案由俊生负责，如果能成功的话，巨鲸转投资的方向完全确立，等于他又完成了一项任务，这有什么不好呢？

俊生在帮他丁浩伦忙的同时，也等于帮了他自己的忙，毕竟他是这一家公司的未来继承人。

“你一点都不生气？”她生气地吼道。

而她则是非常非常地后悔，竟然把这么重要的企划随便给人过目。

“生气有什么用呢？”他会原谅俊生，是因为他是干

爹的儿子。

如果换成了是别人，他早就一拳打断对方的鼻梁了，既然他的任务是来帮助干爹、协助巨鲸，这点不愉快就算是——小插曲吧。

“为什么没有用？她生气地两手往桌上一拍。绝不能白白地就这样让他占尽了便宜。”她立刻杀了出去。

“喂，葵丽！”他喊，也追了出去。

“杨总裁，你有空吗？我有话跟你说。”葵丽扬起了笑容，完全看不出她现在正怒火中烧。

“好。”杨俊生不疑有他，立刻请她到会客室去。

“这是什么？”一关上门，她立刻发火地扬着手上原来的企划案，“你竟然利用我，还不要脸地盗用浩伦辛苦想出来的点子。”

“谁说这是丁浩伦的点——”

她突然火大地“啪啪”赏两巴掌给他。

把俊生打得一愣。

也打掉了他的洋洋得意。

“哎哟，天呀！”浩伦巧巧地又赶紧将门拉上，却是一脸的窃笑。

幸好他一开始就没有明着追求葵丽，否则让她知道他欺骗她，她送给他的就不是一巴掌，而是两巴掌的谢礼。

里头传来继续继续的吼声——都是葵丽的声音。

他不放心地拉开门一瞧，又当场笑了出来，赶紧又

将门拉上。

里面的情景 ,就像是一只发狂的小母狼 ,正发怒地吠着可怜的吉娃娃。

杨俊生被骂得灰头土脸 ,一句话也答不出来。

他做梦也没想到丁浩伦很难缠 ,他的爱人更难缠 ,而且还会“啪啪”地打人。

如果让俊生知道 ,他的嫂子就是当初“啪啪”打他两巴掌的向葵丽 ,脸上不知会做何表情 ?

丁浩伦想到这儿一个劲儿地喷笑 ,站在门口把关 ,严防被人撞见。

快出来了 ?他不放心地偷眼一瞧 ,随即赶紧溜了。

不一会儿葵丽怒火冲天地从会客室走了出来。

可是她并没有直接回办公室 ,反而转去洗手间 ,调整好了情绪才回来。



“有没有怎么样 ?”他想笑。

“有。”她低头说 ,“我不干了 !”

“什么 ?”他跳了起来 ,“你不干了 ?”这怎么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 ?她何必委屈地在这种人手下做事 ?

“他骂你 ?”

“我骂他 !”她白了他一眼。

他好不容易才忍住笑声。

“他有对你怎么样吗？”

“他敢对我怎么样吗？”她火大地瞪了他一眼。

好辣，葵丽！他弯高了嘴角。

可以想象此刻俊生的表情，他忍不住地笑了出来。

“到底怎么回事？”他的笑声又飘了出来。

她垮下了双肩。

“说呀，葵丽，你不当我是朋友了？”

“我——”她怎么能告诉他，她差点把俊生打得满地找牙，“反正不做了。”

“你打了他两巴掌是不是？”他凑近了圆眼看着她。

“你怎么知道？”她的眼比他还圆。

“我看到了，”他忍住笑容，嘴角却无法遏止地弯得老高，“老实说你打得好极了。”他眨了下眼睛。

“哈哈——”她突然笑了出来，一脸的高兴，“我还以为说出来会把你吓到。”

的确把他吓到了，可是他却扬起了笑容。

“这样你还要辞职吗？”

“可是我已经说出来了。”这样多丢脸啊！

“谁听见了？”

“杨俊生啊。”

“哈哈！”他笑了出来，“这还不好办，我们就当作那个企划案是他的；而他呢，会很聪明地当作你从来没说过这句话。”

“可是——”好像不划算。

“你都已经甩了人家两巴掌了，还想怎么样？”他不满地瞪着她。

“早知道就应该多打他几巴掌的。”她不满地也瞪着他，很勉强地达成了协议。

他哈哈大笑。

“走走走，今天我请你吃印度菜，又香又辣又过瘾，很适合你。”香辣的印度菜，还真像葵丽的性情写照。

她吃惊地看着他。“你也会请客？”

哪一次不是他请客的？

“当然了。”他拐她走进了印度餐厅，大快朵颐起来。

“好吃！”她辣得眼泪都快掉出来了，还直乎过瘾。

他直笑，替她猛倒冰水。

“你还记得我要帮你介绍一个好男人的事吗？”他笑着说。

她突然敛住笑容，看着他。

突然间全没了胃口。

“就快了，”他假装没看见她错愕的眼神，继续说，“他远有加拿大，到时候你愿意陪我去一趟吗？”他准备给她一个惊喜。

到时候就是他和这里、巨鲸说再见的时候了。

她想摇头，却突然挫折地垮下了双肩，一脸受挫地捂住了俏脸。

这个混蛋——

他偷偷地直笑,幸好她没看见。

来这里四个多月了,他很满意巨鲸的成长,也很满意转投资的成功,更是满意那些老头子们被他教乖了,不再盲目地投资,总算让巨鲸步入了稳健经营的轨道。

不过令人头疼的俊生是一个难题,看来以后他得多多关心他了。

“加拿大太远了。”她恼火地放下手,看着他。

“这样啊——”他假装伤起了脑筋,“明天晚上跟我出席一场宴会如何?可是这一次参加的大部分都是中年人。”

“你!”

“别生气,去看看,说不定年轻又有钱的金龟婿也在里面。在 W 市,晚上七点,自己来可以吧?”

“在 W 市?”他竟然让她自己去?

“是啊,就在 W 市码头的巨鲸一号,自己公司的船总认得吧?”

他赶紧将她塞进出租车里——趁她正要发火之前赶紧跟她说拜拜。

“你——”

所有的抗议声,就这么扬长而去。

她会去才怪！

向葵丽生气地在房里跺着步，怒火中烧地瞪着躺在床上的一件件小礼服。

竟然派人送衣服过来给她！

她越想越火。她穿了这些衣服去，不就代表她又要钓金龟了吗？

他这只驴子到底要蠢到什么时候才能懂她的情意？

眼看时间将至，她却气呼呼地站在那儿瞪着，一点都没有参加晚宴的打算，可把向妈妈急死了。

“葵丽，你怎么还没有打扮？”向妈妈惊叫了起来。

“我不去。”她火火地说，依然在气浩伦那只笨驴子。

“不过，说真的，他倒是挺体贴的。你看，连衣服都请人帮你挑好了，送过来了。”向妈妈拿起衣服，一件件地欣赏了起来。

每一件都是那么的精致高雅，穿在葵丽的身上一定像公主那样的漂亮。

“妈，拜托，那不是他的钱，都是公司的钱——”

“哟哟哟，”向妈妈立刻抗议了起来，“是谁成天在我耳边叨念着丁浩伦有多好又多好？如今为了人家硬要把你推给别人，就生气起来了，开始挑人的毛病？”

“他是个木头！”葵丽气呼呼地跺了下脚。

“这也不能怪人家，谁教你们第一天见面，你的‘理

想‘就把人家吓坏了？’向妈妈笑了起来。

葵丽懊恼地坐了下来，不得不承认妈妈说得有理。

“还说呢，如果他对你没有意思，他会对你那么照顾？”她拿起衣服在女儿身上比着，越比越满意。

她垮下了俏脸。

“即使这样，也犯不着把我推给别人。”

“你拒绝了吗？”

“我——”

向妈妈白了她一眼。

“所以喽，如果他是在试探你，岂不是被你伤了好几次心了？”

“他看起来根本就不像会伤心的样子，妈，你该看看他当时的脸，是多么多么的惹人生气。”葵丽叫了起来。

事实上她才是那个经常被他伤了好几次心的人。

“那他怎么会对你那么照顾呢？你感受不出他对你特别殷勤？”妈妈故意问，一脸的不以为然。

女儿和丁浩伦的“交往”，她早就从葵丽兴高采烈的谈论中，分享到他们每一个快乐的细节。

如果丁浩伦不爱女儿，为什么会对她特别关照呢？

“我当然感受得出——他的好。”她不得不这样地承认。

就是因为这样，才会害得她越陷越深。

“如果我能够想出一些他的缺点的话——”

“就会死心？”

“就能把他甩了。”她口是心非地说。

“而人家都还没有追求你呢！”妈妈很不给她面子。

“妈！”

“少来，你以为我不懂你？你故意挑他的毛病，找出他的缺点，还不是为了想说服自己——你、不、要、去？”

“妈！”她垮下了肩膀，知道了就别说出来嘛！

“其实你心里头很挣扎，你很想帮他，你怕他一个人应付不过来，对不对？”还是她了解女儿。

“可是他这个混蛋，想的是想利用这个场合把我推给别人，也不想想为了他，我连杨俊生都甩了。”她气坏地说。

“那就老实告诉他呀，说你不要金龟了。”

“我——”

“告诉他，你只要白马王子就够了。”

向葵丽笑了出来。

“金龟换妈来钓，白马王子你尽管骑去。”

向葵丽大笑地拥紧了母亲，好窝心地抱着她直笑个不停。

“告诉妈，你到底爱不爱他？”

“当然爱了，他高尚聪明人又帅，成熟体贴头脑好，是什么都会的优秀分子——”她突然一脸愧疚地看着母亲，“就是没钱。”

想起小时候经常信誓旦旦地发着誓，她要让妈妈过着最幸福快乐的日子——

“钱可以再赚 ,葵丽。”妈妈慈爱地看着她 ,“可是好男人却很难找 ,你要是再不去的话 ,你的好男人可能要被钓走了。”

“嘎 ?”她从来没有想过这个可能性 ,当场俏脸发白。

“你别忘了 ,他现在参加的是宴会 ,搞不好现在正有个高尚聪明、人又漂亮 ,温柔体贴、身材好好的美女 ,正准备要下手——”

“哎呀——”她尖叫了起来 ,拿起钥匙就冲了出去。

“葵丽 ,你的衣服——”

她边跑边回头嚷 :“我不要什么衣服 ,我要告诉他 ,我爱他 ,我再也不要什么金龟了 ,我只要永远和他在一起就心满意足了 !”她笑了起来 ,笑得好快乐。

俏脸上洋溢的青春笑容 ,也让母亲高兴地笑了起来。

“去吧 ,葵丽 ,不论穿什么你都是最美的。”她由衷地说。

“当然了。”她快乐地应了声。

等不及电梯 ,她干脆直接冲下楼比较快 ,随手招来了辆出租车 ,直奔 W 市 ,一路不停地祈祷着丁浩伦千万别被别的女人追走了。



“奇怪，怎么还不来？”丁浩伦食不下咽地看着腕表。

宴会已经开始了，可是却还没见到她的人影，他不由得担心了起来。

“早知道就去接她。”

他坐立难安的模样，让于尧和周英杰笑了出来。

于尧一听到他们亲爱的小弟丁浩伦来到这里，说什么都要帮他接风，结果接风不成，他反而被邀来参加宴会，成了陪客。

而周英杰呢？长青的落成仪式，就由他代替自己的叔叔及好友浩伦参加，由于他们两位不克前来，所以剪彩仪式就由他代劳。

当然他也不忘来看看好友的弟弟，顺便拉着浩伦一块儿去参加剪彩。

一个服务员朝他们走了过来，低声向浩伦说了几句。

“她来了。”他立刻站了起来。跟着走了出去。

“来了为什么不进来呢？”于尧觉得奇怪。

“害羞吧。”英杰俊魅一笑。

两人同样俊美的脸，吸引了不少女士的眼光，纷纷地谈论起这两个英俊的男士是谁？

“葵丽！”他叫了起来，一看她的衣服差点晕倒，“你怎么没换衣服？”竟然一身轻便的牛仔装就跑来了。

“我——”她正要解释。

“来不及了。”他立刻二话不说地扯下领带，随手耙

了耙整齐黑亮的头发，故意让它看起来有点凌乱。

“我——”她想解释。

“塞车吗？”他又解开了西装的扣子，故意打开了领口，让自己看起来和她一样的轻松自在。

真伤脑筋，大家都衣香鬓影、盛装出场，独独她——他不配合怎么行呢？他怎么可以让别人看她笑话？

“我——”

“进来了。”他根本就不给她说话的机会，拉着她就走。

“可是——”她敌不过他的力气。

就这样被他轻轻松松地拖入会场。

原本安排好的计划，全因她的变卦而变了调。

本来在船上享用的欧式自助餐，是在灯光及音乐的助兴下，船缓缓地启程，快乐地扬向外海，来一场道地的海上晚宴。

结果因为她迟到了，只好作罢。

“你听我说——”

“别懊恼，迟到了就迟到了，还有人没有到。”他安慰她。

其实大家早到了，就只等她一个。

“我——”她正要说话。

他立刻转身端来了一大盘的餐点，塞给她。

“赶快吃，节目快开始了。”

“你听我说嘛！”她跳脚。

他忙去了，因为大家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各位，我们的海上晚宴就要开始了。”他弹了个指，乐队的乐手立刻奏起了音乐。

船在大家的欢呼之下，终于驶离了港口。

大家蜂拥地上了甲板，看着海天连成一线的美丽星空，纷纷鼓起掌来。

“好美。”

赞叹的声音此起彼落，令人忘记了尘世的忧烦。

“如何？还喜欢吗？”他颌首向客人一一问好。

“好极了。”不少人笑得红光满面。

葵丽简直食不下咽。

大家都一身的高贵隆重，只有她——她懊恼地低首看着自己的牛仔裤和小可爱，幸好她还记得加了一件牛仔外套，好歹也是一套。

“吃饱了？”他随手接过她的餐盘，搁好，“帮我招呼客人。”

“招呼客人？”她傻眼了，被他拖着走。

他没看到大家惊愕的眼神吗？这里面就只有她穿得最随便，看起来和众人格格不入。

“各位，这是我事业的伙伴，也是这场晚宴的另一个主人，今晚就由她和我一起来招呼各位。”说完他扬起了笑容。

假装没看到每一个宾客一脸吃惊的模样——纷纷低首看向自己的一身盛装打扮，怀疑自己是不是穿错了

衣服？怎么看起来和主人格格不入呢？

“咱们也扯下领带吧？”于尧看了英杰一眼，突然笑了起来。

“嗯。”英杰也笑了好一阵。

两人边笑边好玩地扯下领带，也故意弄乱了头发。

“看来为了她，浩伦什么都愿意牺牲。”

“嗯，我还是头一次看到他魂不守舍的模样。”直到服务员通报人来了，浩伦才展露出笑容。

葵丽吃惊地望着他——为了那一句“事业的伙伴”而震惊不已。

她只是他事业的伙伴？

所以他才会对她处处照顾？

所以他才一直不肯追求她？

她震惊当场！

呆了。

“葵丽，你也是这场晚宴的主人，你怎么都不说话？”他笑着迎向她，牵起她的手。

这场晚宴关系着巨鲸未来能不能在东南亚奠定基础，这些富商想借巨鲸将触角延伸到这里，当然巨鲸也希望能借由他们打入这片市场。

如果成功的话，巨鲸在他的手中变得更加的茁壮，这一条赚钱的路线，会为巨鲸带来了大笔的营收，这样他也可以放心地专心辅佐俊生了。

她轻喘了声，没想到自己只是他的事业伙伴，她痛

苦地闭上眼睛。

“葵丽，大家都在看你了。”他凑近她低语了起来。

她伤心地睁开眼睛，突然扬起了笑容。

“你希望我怎样招呼你的客人？伙伴。”她暗咬着牙。

要发作、要发火，可以待会儿再说，她知道他这个呆瓜满脑子里只有钱。

他不疑有它，不知道自己的那一句“伙伴”，已经把她憋得一肚子的火。

“用你的方式。”他教导她，“挑出最重要的客人给他们惊喜，给他们宾至如归的感受，这样契约就到手了一半。”他肯定地说。

果然这家伙此刻满脑子里只有钱，所以才会不经大脑地说出这么伤人心的话。

“我不是你的事业伙伴，丁浩伦，我只是你的助手。”终于，她无法忍耐地说了出来。

“你已经从我的助手，升格到了永远的事业伙伴。”他暗示地说，朝她眨了下眼睛。

当他的老婆不啻是永远的事业伙伴？

未来的每一场宴会，他都需要她这个女主人陪伴出席。

“我——”这句话有着鼓舞。

一下子惊喜全涌了上来。

不，不对，她要当他的老婆，她才不要当他什么事业

的伙伴 ,她正要据理力争 ,却被他推了出去。

一下子大家鼓起掌来 ,以为她要开始主持了。

她吃了一惊地僵在那儿。

大家一起看着她。

丁浩伦也看着她——用眼神鼓舞她。

于尧挑高了眉。

英杰则好笑地低下脸去 ,偷笑个不停。

她鼓起勇气转着眼珠 ,看了看四周比她的脸还要僵硬的来宾 ,突然笑了起来。

她发现站在浩伦身旁的两位英俊男士 ,早已迫不及待地扯下领带——却不知道那是为了她 ,才只好做如此牺牲 ,还以为他们嫌气氛太沉闷呢 !

“我们来撞球如何 ?”她转了下眼珠说。

“撞球 ?”女士们大惊失色。

穿这样怎么撞球 ?

穿这样才能撞球。

撞球的优美仪态 ,能把她们这一身高贵衬托得更加迷人 ,也不会让她们尴尬。

“好啊 ,”福荣的老板高声叫好 ,“我在大学时可是撞球冠军呢 !”刚好可以让他好好地露一手给大家瞧瞧。

所有的客户中就属福荣最重要 ,经营的规模最大 ,他这一应和 ,也令其他的小客户跟着拍手叫好。

“有谁要跟我挑战的 ?”

“我。”于尧立刻卷起了袖子 ,撞球是他的最爱 ,“我

还曾经是国手呢！”

“噢——”

他的话一说完，立刻爆起了一片惊呼，大学冠军对上国手，这场比赛会多么的激烈？

大家不由分说地立刻簇拥着两人到撞球室去，一场轰动的比赛于是展开。

丁浩伦笑了起来，看着英杰被几个女人包围着，难以脱身，他爱莫能助地两手一摊，要他自求多福。

“还有呢？”他走近她，看着那一些对撞球没有兴趣的客户，正意兴阑珊地不知该看哪里。

葵丽也伤着脑筋。

“怎么办？来亨也很重要，可是那个老板除了酒之外，对其他都没有兴趣。”她无力地说。

“这好办。”他立刻弹了个响指。

服务员立刻会意地走了过来，他低首交代了几句，不一会儿一盘盘盛满了美酒的酒杯，端了上来，轻轻地放在吧台上。

“咱们来品酒如何？”他笑着走了过去。

“酒？”

一听到酒，所有的男人都睁大了眼睛。

“来猜年份，看看你手里拿的酒，是哪个年份产的？哪一个品牌的葡萄酒？如何？”

这是一个很高级的游戏，象征着身份、地位及具有品味的人才能玩得起的游戏，当然这是专为来亨的老板

而设计的。

果然 ,来亨的老板立刻红光满面地大笑地说 :“我接受挑战。”

什么样的酒他没尝过 ?他保证这群小子不是他的对手。

丁浩伦立刻扬起了笑容 ,朝船舱一伸手 ,要他老人家先请。

“我可不是盖的 ,没有 20 年份以上的威士忌 ,我是不喝的。”

“喔 !”来亨的老板怪笑了起来 ,“没有 50 年份以上的葡萄酒 ,我也是不喝的。”

“是吗 ?”

于是在大家的拍手叫好助兴之下 ,玩起来了品酒大赛。

不少人猜错——赢来了一片笑声。

不少人猜对——惹来了一片惊天动地的鼓掌叫好声浪。

每一个人高兴地笑开了脸 ,不时地大笑。

气氛愉悦而又温馨 ,这一场美丽的海上之行 ,就这样深深地刻画入每一个人的心底 ,成了最美丽的回忆。

船缓缓地驶进了港口 ,靠了岸。

可是船里面的人却还意犹未尽。

不时地从船板上传来的欢呼 ,让经过的人都奇异地仰首 ,看着这个巨无霸。

丁浩伦不知道什么时候脱身的 ,悄悄地走到了葵丽的身边 ,见她一脸的心事。

“在想什么 ?”他脱下了西装替她披上。

她看着他 ,正要说——

大概是少了主人了 ,一些人也开始上了甲板 ,纷纷想借着海风吹掉一些酒气。

“小子 ,真有你的 ,明天早上我等你的契约。”

来亨的老板笑容满面地朝他走了过来 ,伸手和他一握。

“谢谢。”他高兴地谢道。

“你们两个还真是登对。”来亨的老板作弄地朝他挤挤眼 ,惹来了丁浩伦一片笑声。

而另一场捉对厮杀的人 ,也纷纷上来了。

“我输了 !”福荣的老板举手投降 ,“就差那么一杆 ,你说气不气人。”他脸上可真是懊恼。

众人笑了起来。

“我这一杆可是赢得非常的辛苦 ,玩得我的手都起泡了。”于尧展示着他两手的战果。

大家一阵大笑。



曲终人散 ,宾客们高兴地挥手跟他们说再见。

毫无疑问的 ,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宴会 ,它成功地掳获了每一个人的心 ,也成功地抓住了每一项合约。

其中最大的一家是福荣 ,还指名签约的主办律师非于尧不可呢 !

于尧这一回可真是帮了大忙。

而无辜的周英杰 ,则成功地缠住了那些大喊无聊的女伴 ,彻底地牺牲了色相 ,给了浩伦不小的帮助。

“对了 ,我介绍给你们认识 ,这位是于尧大律师 ,这位是周英杰周大医生。”他顽皮地朝葵丽眨了下眼睛 ,“不错吧 ?”

“什么不错 ?”她瞪着眼。

“人啊 ,身份啊 ,”他煞有介事地说 ,“道地的金龟就是他们两个。”

于尧和周英杰奇怪地对看了一眼 ,突然明白浩伦在玩什么把戏。

葵丽惊喘了声。

做梦也没有想到 ,这个混蛋竟然真的替她找来了两只金龟 ,而且想将他们塞给她。

“你等一下。”她迷人地一笑说。转身立刻走下了船舱 ,肚子里的一团火旺得无处可发泄。

有了 ,她就用这一瓶酒 ,让他好好地清醒清醒。

她拿了酒上来 ,朝他又是迷人地一笑。

毫无惊疑的 ,那拿起了酒 ,笔直地往他头上浇了下去——

惹来了一阵惊呼。

于尧傻眼了。

周英杰也傻眼了。

两人的眼口一同张得老大。

同时也惊惧得立刻退后三大步，怕一同遭殃。

这就是——他们两个面面相觑——浩伦说的——她会五种语言，脾气却比辣椒还呛的——向葵丽？

浩伦惊叫了起来。

“你在干什么？”他吐出了一大口酒，咳咳地连咳了好几声。

“你大概喝得还不够，我帮你灌得更清醒一点。”她火大地摔下酒瓶，转身就走。

“葵丽！”他叫了起来，赶紧追了上去。

“我恨你！”她回头吼。

“是你自己说要嫁给金龟的。”他也吼。

他只不过是开个玩笑，瞧她气成这样。

“我不要嫁给金龟了，我要嫁给白马王子。”她气得跳脚。

“噗！”

于尧和周英杰两人同时笑了出来，赶紧捂住口。

幸好没给那个火爆的葵丽听见。

两个人越追越远，终于听不到叫声了。

于尧心惊地拍了拍胸口。

“你看见了没有？”

周英杰一脸的笑 ,直点着脑袋。

“幸好我们没有答腔。”他眨着眼说。

周英杰大笑了出来。

随即于尧也大笑了出来。

其实浩伦是想要把他们介绍给葵丽认识 ,顺便开点小玩笑逗弄她 ,哪知道她信以为真地当场发标 ,可真把他们两个吓坏了。

“幸好浩伦现在说得正是时候。”

“怎么说?”于尧好不容易才直起腰来。

“如果浩伦再早一步提出来 ,船还没有靠岸 ,你想以她火爆的个性 ,她会不会当场跳下海 ,游回来?”

“会。”

突然于尧大笑了起来 ,直拍着好友的肩膀。

两个人笑成了一团。

8

“葵丽 ,你听我说——”

“我不要听。”她喊。

葵丽生气地将丁浩伦的声音阻绝于房门外。

向妈妈投给了他一记加油的眼神 ,随即将脸埋进杂

志里 ,假装这不关她的事。

“你不听我说 ,那我要回去了。”丁浩伦像是耐心用尽了似的 ,回首朝向妈妈挤了下眼。

“好 ,回去就回去。”他真的走到了门口。

向妈妈立即惊呼。

你要回去了？她也回挤了一下眼眸 ,跟浩伦配合。

“再见 ,不 ,以后不来了 ,好心没好报。”他故意说 ,看着房间的反应。

果然房间里头传来骚动声 ,不一会儿立刻传来房门被打开的声音。

“什么好心没好报？”门一打开 ,她立即吼道。

这句话把她气坏了。

向妈妈合作地立刻将脸埋进杂志里 ,遮掩住憋不住的笑容。

而浩伦则是忍笑地别开脸去。

两人都似乎十分了解葵丽的个性——只有激她 ,才能将她请出她的城堡。

“你说话呀 ,”她气呼呼地说 ,“你就这么急着把我推给别人？啊？”她声音里有着忍不住的哽咽。

其实她是怕他这么一走 ,两人就真的这么吹了 ,而他这个混蛋不知道她的心意呢——她误以为的。

其实她在想什么 ,她想说什么 ,他都知道 ,只是他的任务让他不得不继续遵循这个游戏规则 ,和她绕下去。

“是你自己说要嫁金龟的。”他一脸无辜。

“你！”

“而且你也从来没有拒绝过。”他一脸理直气壮。

“你——”

“你不说出你想要的，谁会知道你想要什么？”他暗示她。

她委屈地看着他，眼泪乱掉一通。

“葵丽——”他提醒地说，“你不说出你想要的，你会一辈子都得不到喔。”

她气坏地跺了脚，突然怒喊了出来。

“你难道看不出我只想要你吗？你这个笨蛋！”她火火地骂了句。

他吃了一惊。

“你想要我？”他的表情像是天方夜谭，“我很穷！”他将两边的裤袋拉出来给她瞧，一脸的无辜。

当场把她气坏了。

“我知道你没有钱，”她说，“你什么都好，就是没有钱。”她似是万丈的怒火，怎么都发泄不完似的，气得直跺脚。

“然后呢？”他黑亮的眸子注入了喜悦的光彩。

“然后——”她挣扎着。

为什么是她先向他表白而不是他呢？

照理来讲是他该追求她，而她热烈地响应他才是——童话里的王子和公主不都是这样谈恋爱的？

可是如果她今天不把话跟他说清楚，这个混蛋永远

不会明白她的感情。

“然后我发现——你除了没钱之外，却是个最完美的男人。”她咬牙切齿地说了出来。

一点都不罗曼蒂克。

他愣住。

突然失笑了出来。

他以为她会跟他说她爱上他之类的话，想不到说出来的话却令他如此惊喜，表情却令人喷笑。

她突然不安了起来，拧着眉一直看着他。

为什么他没有反应？

“我以为你永远都不会说出来呢，葵丽。”他张开了怀抱。

她惊喜地扑进他的怀里，吓得直叫。

“你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是我自作多情呢！”她高兴地拥紧他。

“你才吓死我了，哪有人咬牙切齿地说人家很完美的，像是要啃断人家的骨头。”他也紧紧地，像要将她揉进怀里。

“你一直都没有表示出来——”

“我没有表示出来？”他怪叫，“我欺负你，就是为了要引起你的注意——啊，啊——”惨了！

“你说什么？”她立刻挣开他的怀抱，“你刚刚说什么？”她直着眼吼。

啊——他惨了！

“说！”

“我——我——我忘了。”他投降地举起了手，小声道。

“你——”

向妈妈喷笑了出来。

“原来你一开始就打定了主意欺负我，啊？”她咬起了牙。

“冤枉啊，葵丽，我不是这个意思。”

“还说不是？”她咬牙地勒紧了他的脖子，“你欺负我，是为了引起我的注意？你害我闹了多少笑话？”她大叫了起来。

“谁会料到你会突然摔跤呢？”

“你——”

向妈妈大笑。

“谁让你眼里只有别人，一直没有我呢？”他投降地要她放手。

这话还差不多。

她的脸上立刻扬起了红晕。

“你一开始就表明想要嫁金龟，老实说，真正的金龟听到了也不敢要呀，不是金龟的听到了，也会怯步不前，难怪你一直都没有男朋友。”他不怕死地一口气通通说了出来。

“你——”她又再度勒紧了他的脖子，用力地想将他摇碎。

“妈！妈！”他求饶地喊道。

“他叫我妈了？葵丽。”向妈妈惊喜地喊道。

“我的脖子快被她拧断了。”他哇哇地嚷。

“葵丽！”向妈妈瞪了她一眼。

葵丽立即放手。

不过她很不甘愿地转了转眼珠。

“现在 还想当我的白马王子吗？”她威胁地瞅着他。

说“是”的话就原谅他。

他摇摇头。

“啊——”随即又立即点头。

母女两笑了出来。

这个活宝 老是喜欢整人 她白了他一眼。

“现在还想要把我送给别人吗？”她又起了腰。

“嗯。”他脸红了。

随即惊叫地从沙发上跳起来 开始逃避她的追杀。

“你还是要把我送给别人？”她气呼呼地 恨不得手上多把刀子。

两个人围绕着沙发转圈圈。

“你听我解释。”他逗着她团团转。

“我在听 你最好说出一个能让我不把你大卸八块的理由。”

“好 我说 我说。”他防备着她 小心翼翼地怕她追杀过来，“一开始我就说要给你介绍一个很好的男人了，对不对？”

“对，没错。”她很火大，看他怎么办？

“我一个加拿大的朋友，他对你非常的有兴趣，还记得吗？”他惊惧地吞了声口水，看着她。

那个加拿大的朋友——就是他自己。

她愣住。

不敢相信地瞪着他——越来越火。

“这不能怪我。”他哇哇叫了起来，“谁让你一开始就答应让我帮你介绍男朋友？”

“你！”

“所以他想见你。”他几乎是抱头鼠窜，赶紧躲到向妈妈的背后。

不这么说，不这么做，不用这种方法，就无法把不知道他真实身份的她，拐到加拿大去。

“我那个朋友很年轻、很有活力、有开朗的性格和——逼人的英俊，就像我。”他拍着胸膛，向她保证到。

她又要发标了。

向妈妈却笑了出来。

她怎么觉得浩伦顽皮的眼神里，有着捉弄的成分呢？她又是一笑。

“妈，你听听！”她火大地嚷嚷了起来。

“所以你还是要把葵丽介绍给他？”

“不，我的意思是，她必须陪我去一趟加拿大，去向我那个朋友说声抱歉，我的朋友就是她的朋友不是吗？”

“你的财产也是我的不是吗？”她很火大地回敬了一

句。

“没错。”他慷慨地说，“如果你不嫌我穷的话。”他适时地加了句。

如果她知道他在上海及旧金山，分别有一整排的公寓来出租用，她恐怕会晕倒。

“好，我去！”她恨声地说，“不过你保证这是最后一个。”

“我保证，我保证。”

突然她危险地眯起了眼眸，怀疑道：“你真的不是存心要把我推给对方的？”

他立刻哇哇叫了起来。

“天地良心，你看我像是要把你推给别人的样子吗？”他无力地摊开手。

“还说！”

“你不觉得我和你说话的时候，就会特别高兴？”她见他搭理过其他的女同事了吗？

“哼！”

“你不觉得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我就会很高兴？”

这倒是真的，她满意地交抱起了双臂。

“我故意让大家把你和我当成一对，害得你很紧张，你想我为什么这么用心良苦呢？”

“嗯。”她满意地点头——“什么？原来你当时——”

这个可恶的家伙！

他笑了出来。

“你应该多展现一点给别人看，展现出真正的你，我查过你的资料，全公司竟然没有人知道你会五种语言，为什么？”他知道一定有原因，否则她早就当秘书了。

“葵丽！”向妈妈也吃了一惊，“你老是埋怨薪水太少了，可是你不展现出真正的实力，公司怎么会重用你，给你调薪呢？”

葵丽嗫嚅了起来，头低低地看着自己的鞋尖。

“因为——”

“因为什么？”

她抬起了俏脸。

“因为我知道金龟不是幸福的保证，与其嫁给金龟，我倒希望能嫁给有能力追求财富，掌握财富的人，就像——你！”她眼睛亮闪闪地盯着浩伦。

“原来你——”向妈妈叫了起来。

“我懂了！”他双手插入了口袋，一脸感动。

原来她衷心地希望能遇上一个她真正爱上的人，无关乎财富，只关乎爱情，所以——她就这样眼睁睁地放弃可能到手的好运。

“原来你——”向妈妈又叫了起来。

“其实嫁给金龟也不错，”她赶紧哄着妈咪，“可是要能真心相爱才行。”她的真心话一直没有说出来，直到现在。

“所以你才会加那么多的定语，又要英俊、又要文雅体贴、还要成熟高尚，而且还要有颗善良的心——我说

奇怪 这种人去哪里找？”向妈妈傻了起来。

“妈——”她抗议出声。

丁浩伦哈哈大笑。

“原来你根本就——”

“妈——”葵丽求她别说了。

母女俩突然笑了出来。

“不过说真的 开酒吧不是长期的行业 这个地段很不错 如果把它租人呢？”他为丈母娘以后的生活铺路。

“可是——”

“这样妈会无聊。”葵丽赶紧说。

“想打发时间还不简单。”他不以为然。

“而且这样会钓不到金龟。”

“哈哈——”他突然笑了出来，“那倒是。”他和葵丽就是在这间酒吧认识的。

“除非我也能找到一个像你这么好的男人 浩伦。”向妈妈开玩笑地道。

“没问题 包在我身上。”

“还要很有钱，”向葵丽坚持，“我可以不嫁给金龟，妈妈一定要！”

“嘿 你这是什么道理？干脆我来娶你妈算了。”

向妈妈开心地笑了起来。

“我说错了吗？我妈不值得一个有钱又百分百的男人吗？”

“你这不是在为难我吗？我怎么可以娶你妈又娶你

呢？”他就是那个有钱又百分百的男人嘛！

而且，他两个哥哥也都结婚了，来不及了。

“你少脸上贴金了，就算是把你倒过来摇，你也摇不出一毛钱。”

“哎——你！”

“我说错了？”

“呵呵，没错，没错，你可以后别晕倒就好了。”

“你——”

两个人“吵”了起来，顿时满室一片笑声。



意外地，董事长的儿子竟开始追求她了，可是向葵丽却拒绝了。

这成了最轰动的新闻。

“真是头疼，你知道他每天借故来我们的办公室几趟吗？”

“几趟？”

“三趟——至少。”

“我也觉得奇怪，”丁浩伦好笑地放下笔，瞅着她。“你是不是那两巴掌把他打得竟然脑筋失常地想要追求你？他忘了你有多剽悍吗？”

“你——”她气呼呼地绕过桌子走了过去，不客气地

伸出手给他瞧，“看到了没有，上头少了什么？”

“少了什么？”

“戒指！”她吼，真想一巴掌往他的脑袋劈下去，“就是因为我还没有戴上戒指，所以他才会误以为我还是没人要。”她气呼呼地把手指伸到他面前，让他想一想。

她不要什么天然钻戒，即使只是地摊的便宜货，只要替她戴上的是他，她就甘之如饴。

可是这个混蛋到现在都还没有这方面的表示，让她越想越火。

他哈哈笑了出来。

要戒指还不简单，大哥已经在帮他设计婚戒了，很快地就能帮她戴上。

“好吧，你也知道我没钱——”他拔下了钥匙圈，抓起她的手就替她套上，“这样你就被娉下了。”

她不敢相信地——眼睛瞪得老大。

看着手上紧密的铁丝圈，她真有一鼓想掐死他的冲动，这个混蛋！

“到了加拿大，我再买只真的给你。”他眨了下眼睛说。

她突然笑了出来，火气一下子飞光。

浩伦就是有这个本事，经常能让怒火高涨的她立刻笑了出来。

“可是他是董事长的儿子，如果他派工作给我，要我帮他什么忙，我也不能拒绝。”她发愁地拔下了钥匙圈，

丢还给他。

所以说 ,俊生分明就是冲着他来的。

“看来他一点都没有反省的意思。”

“就是说嘛 ,应该多打他几巴掌的。”她不高兴地瞪了他一眼。

他高兴地笑了起来。

“那怎么行 ?两巴掌就把他的脑袋打得不正常 ,再多甩他几巴掌 ,他不就反过来追求我了 ?”他好玩地说。

两人笑成了一团。

“说真的 ,你有办法应付这种事吗 ?”他一脸正色地问。

“当然 ,就是手段会辣一点。”

他立刻惊惧地吞了声口水 :“怎么个辣法 ?”

“我会告诉他 ,和他在一起 ,我想的却是你。”

“嗯——不错。”他赞成 ,咧开了笑容。

“他老要请我吃饭、吃饭 ,我才不会傻到和他独处呢 !”

“对 ,女孩子要懂得保护自己。”

“而且我会告诉他 ,和你在一起我好快乐 ,而我好久好久都没有这么敞开心怀过。”

他大笑地将她拥进怀中。

在她仰首笑瞅着他的同时 ,突然地他俯下了的唇 ,在一碰触到她柔软的唇瓣 ,立即缠绵地贴住。

这是一个很深很深的吻。

诉说着两人彼此间的深情。

好不容易他才离开她的唇，对她倾吐了起来。

“我也是。”他握着她的手，贴住他的心，“自从认识你之后，我的眼里就只有你。”

她惊喜地看着他。

“你一定不敢相信，我出差不在的那段时间，我无时无刻不想飞奔到你的身边。”

她一脸感动。

“真的？”她好喜欢刚刚那个吻，又仰起了俏脸。

“真的。”他深情款款地说，又想凑近她的唇。

“在认识我之前，你从来没有追求过别的女人喽？”

“从来没有。”他很肯定地说。

都是女人来追他的。

“那也没有女人来追你喽？”她闭上了眼睛。

“有，多得很。”

“什么？”她立刻睁开了眼睛，吼了声。

“啊？啊？啊——听我解释，你听我解释。”突然吼的那一声，把他惊醒了过来。

“原来我不是你的第一个。”她立刻打翻了醋桶。

“葵丽——”他无奈地看着她，“我长得那么帅，你想女人不会注意到我吗？”

“所以你到现在还那么穷？嗯？”

“胡说！”他头疼了起来，“我的钱可没有随便乱花的。”

“你的钱都被股市坑走了！原来都是骗我的。”她叫了起来。

怀疑是某个女人把他的钱拐走了，才会害得他连只便宜的戒指都买不起。

“胡说！”他怒斥道。

“你敢对我吼？”

“这——这——我——”不、能、说。

他立刻矮了半截。

“我真的无法接受你曾经爱过别的女人。”

“我从来没有爱过别的女人。”他哇哇大叫。

“那你什么时候要带我去见你的父母？”她问他。

“啊——”他突然愣住。

脸色开始变得有点难看。

“说呀！”

“下——下——下下下下个月。”他脸色变青。

“到底是几个月？”她皱起了眉头。

“啊？啊——”她还真不好骗，这叫怎么答呢？

如果告诉她，可能要再等个四五个月，她会不会立刻发狂？

“到底是几个月？”她声音厉了起来。

“三——三个月。”看来他不快马加鞭不行了。

从今天起，他要狠狠地勒紧俊生的脖子，逼他赶快学会如何当个领导人，要不就用皮带抽他，要不就用力地踹他，不这样，倒霉的会变成他！

“还要三个月？”她狐疑了起来。

“没有赚够钱，”达成任务，“我怎么把你娶进门呢？”他无辜地说。

“对呀，可是——”

“你放心，我选的都是好股，有一天一定能翻身的。”他知道她要说什么。

其实他才没有把钱都投进股市里头去呢，以目前的经济情势来看，抱外汇会比抱股票有利得多了。

不过他还不能让葵丽知道他这么行，否则就有违约定了。

她有点泄气地看着他。

“别做发财的大梦了，还是脚踏实地来得重要。”

他立刻哈哈大笑，很高兴她能有这种想法。

“对了，你还欠我一餐。”他正色地说。

“我还欠你一餐？”

“没错，”还想抵赖？“这一回可不准吃什么三九九的充数。”

“我什么时候欠你一餐的？”这家伙总有借口。

“你不是说了，要是杨俊生朝你走过来跟你说话的话，你就要请我吃饭？”这么说她欠的就不止这一餐了。

“哇——你敲诈！”她叫了起来。

“我没有，是你自己说的。”他大笑。

她被他拖着吃墨西哥菜，只见他神色专注地咀嚼着它的滋味，像在研究什么似的。

“好不好吃？”她奇怪地看着他。

“恐怕不适合本地人的口味。”他遗憾地说。

“哦？怎么说？”

“如果要批量生产的话，恐怕不适合。”

“嗯——”她点点头，夹起了面条正要放入嘴中——突然她像想起了什么似的，惊愕地抬起了脑袋。

“你是说——”

他吃笑了出来。

“我以为你永远都不会发现呢，葵丽！你不觉得很奇怪？每次我们一去吃完了美食回来，很快地公司就会有新的口味推出？”

“嘎！”她张圆了眼口，“我还以为你是很爱吃的关系——”她真的没有想到。

他哈哈大笑。

“下一次我们推出上海的名点如何——”

9

来本月已经四个多月了，公司在他的辅佐之下呈现出惊人的成长，巨鲸不但不再是个空壳子了，还成功地挤进了十大最具潜力的企业之一，成了热门股。

这让所有的股东都惊喜得合不拢嘴，杨董更是笑得红光满面。

不过最令人头疼的是俊生依旧令杨董不放心，在浩伦优异的表现之下，他的能力受到了严重的质疑，甚至有被刷下来的危险。

“浩伦，请你多多指导他。”杨董在电话里头求情。

“我现在正要指导他，之前我一直没空，不过以后他的日子恐怕不好过了——嗯，嗯，我会的——”

收了线，他立刻拨了一通电话给俊生。

“喂？”俊生拿起了电话。

“你还想不想当总裁了？俊生？”他故意压低了声音，免得被对方听出是他。

杨俊生一愣。

“你是谁？”

“我是那个有能力把你从董事长位子刷下来的人。”他恼火地说。

“你——你是执行长？”杨俊生立刻俊脸发白。

这个神秘的执行长的事他听说了，听说他很严酷、不苟言笑，而且到现在还没有人看过他的长相——可是他却是能在四个月之内让公司绝处逢生的人。

“我坦白地说，你的能力不够。”

杨俊生抽了口气，缓缓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你扪心自问，你表现得很好吗？”

所有的血液从杨俊生的脸上褪去。

执行长威冷的声音像是在告诉他——他已经准备把他从董事长的宝座刷下来,而且他会让他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再坐回宝座。

杨俊生抽了口气,竟然说不出话来。

“我对你彻底地失望,这是你的公司,你的一切,你的表现却不像是想要好好地守住你的城堡的人,你倒反而像是一个只想要表现出你自豪的能力,好勇逞能,尽是在乎别人对你的看法。”

这一番话像是一盆冷水,突然间把他惊醒了过来,让他震愕地又跌坐了回去。

“你到底在为谁努力?”

“我——”

“为自己?还是为别人?”

“我——”

“如果是为自己,你会很高兴这么多人在为你争取业绩,在努力地帮你打下江山,你该感到高兴,感到惭愧,而不是一心想要踩住别人,失去了你应有的风度。”

相信俊生知道他说的是谁,为了重挫丁浩伦,他竟然动起了葵丽的脑筋来了,真是不能原谅。

“我——”杨俊生呆愣着。

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神秘的执行长,会对他的一切了如指掌。

其实他可以不可一世地反驳的,可是——他竟没有这个勇气。

父亲经常在他面前夸这个执行长的好，其他董事也经常在他面前赞扬这个执行长的能耐，随着对方施展出来的傲人能力，说真的，他想不佩服都不行。

也因此，反驳的话他一句也吭不出来。

“你打算如何？”神秘人冷冷地问。

杨俊生立刻瞪大了眼睛。

“什么打算如何？”

“你打算如何让公司更加赚钱？更加茁壮成长？难道你从来没有这样的念头？”他吃了一惊，随即怒斥了起来。

“我——”他被对方逼得哑口无言，面红耳赤，“对不起。”他实在很尴尬。

他的确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念头。

公司是他的——可是却得经由别人向他提醒。

他怎么会这么糊涂？

“我满脑子只想要超越丁浩伦——”他深吸了口气，发觉自己失言却已经来不及了。

“然后呢？”他冷冷地问。

他像是隐忍了许久，又像是真的发觉了自己的愚蠢，终于赎罪地一吐为快。

“我一心只想超越他，我怕被人看笑话，却忘了他是在帮助我赚钱的人，没有了他，没有了他的激励，公司的业绩不会一下子蹿得那么高，当然我也不会成长那么快。”他突然发觉自己实在幼稚。

电话的另一端立刻弯高了唇角。“很好！”

看来葵丽的烦恼已经解决了，杨俊生以后不会再缠她了。

“我想从头来过——”他说出了不为人知的秘密。

其实上一次的企划案，是他剽窃丁浩伦辛苦想出来的点子，才能赢得这么多掌声的。

他现在只觉得难过。

“很好，知错能改是大丈夫。”他扬起了笑容。

没想到俊生竟然会对他这个执行长坦诚，如果不是真心悔改，俊生知道这件事一旦被公布出来，他会落得什么样的命运？

“我会在明天的董事会——报告这件事，”他沉重地说，“并且我会在报告之前先取得我父亲的谅解。”

换句话说，他决定不再背着这个罪恶过日子，他会坦诚地告诉父亲，并且自请处分，把应有的功劳还给了浩伦。

“不必了，我原谅你。”他轻快地说。

他真想大笑三声，对俊生的失望，因为他的悔悟而令他又对他重燃起了信心。

“你原谅我？”他一愕。

“是啊，你是我的属下，我这个执行长已经原谅你了，不是吗？”他说得脸不红，气不喘。

原来是这个意思——“我还以为——”杨俊生笑了笑。

那一刹那他竟产生了错觉，仿佛丁浩伦就在他耳边，仿佛他正在告诉他：他原谅他了。

“以为什么？”

“不，没什么。”他摇头大笑。

这件事给了他一个很大的教训，剽窃得来的掌声不但无法持久，反而是一种负担，一种痛苦，他真的是尝到了。

不过丁浩伦并不赞成他把这件事公诸于世——谁让他是他的兄弟，他要的是更实际的道歉方式。

“别以为你把话说出来，自请处分就没事了，与其这样，我倒宁愿你好好将功赎罪，替公司想出更好的点子，更有用的创意，如何？”

“这——”

执行长的宽怀肚量令他惊讶，他突然涌起了一股决心。

“我愿意，可是我还是要自请处分，否则太对不起丁浩伦了。”

“你分摊他的一点工作如何？”他打着如意算盘，“这样既对得起浩伦，也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嗯？”

其实他要俊生分摊的何止是“一点”工作，他已经开始要把属于他的担子，慢慢转还给俊生。

“好。”他慷慨允诺。

一听到能赎罪，又能帮助浩伦，他立刻毫不犹豫地一口答应。

简直把浩伦乐歪了。

“巨鲸已经步上了轨道，子公司的食品企业也已经在本地扎稳了根基。”这两样最头疼的问题他已经帮他解决了，“你现在独独要烦恼的是如何开拓国外市场。”

“没错，单单国内的食品市场，就能为我们带来一年四十亿的净收入，如果我们能把它拓展到世界各地，你想我们一年能有多少收入？”

“这——”俊生的眼睛瞪得够大。

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怎么？你认为你做不到吗？”他的声音严厉了起来。

“可是这谈何容易？”俊生脱口而出。

“谈何容易就不做了吗？”

一句话堵得俊生哑口无言。

“这是你的公司——将来是你的。”他很冷静地提醒，“不要让我们为你付出的心血，到头来全是白费。”他火大地说。

“是，我会全力以赴。”杨俊生一脸惭愧。

他的决心不够，他坚定的意志力不够，直到此刻他才发现自己欠缺成功的要素。

而这些要素，还得经由神秘的执行长一再地向他提醒，他真是惭愧。

“我会请教丁浩伦。”

“什么？”浩伦一愣。

“呼——”杨俊生呼出了一口长气，“他样样比我优秀，显示出他的过人之处，我真傻，这样的人才我竟然不知道把他网罗为益友，反而处处跟他作对。”他笑了出来。

那是一种海阔天空、甘拜下风的笑声。

“你放心，我不会让你失望。”

“错，”他毫不客气地纠正道，“要为自己而活。”他语重心长地说，“别人对你失不失望，并不重要，Michael，成为鞭策自己的原动力，不能仰赖别人给，要能自己鞭策自己，要能自己判断。”

一句 Michael，似乎唤醒了杨俊生某种记忆，让他心里头起了一阵波浪。

“我等你的好消息。”说完他挂上电话。

“他怎么知道我叫 Michael？”杨俊生愣愣地挂上电话，可是心里头却有股奇怪的感觉！

“大概是老爸告诉他的吧！”他摇了下头，也只有这个解释合理了。



“啊，他又来了。”

葵丽一看见远远朝办公室走来的人，立刻俏脸发白地说。

“我告诉你，我可是不欠你了喔，他如果再过来跟我说话，换你欠我一餐。”葵丽赶紧先声夺人。

她以为杨俊生又要找她啰里啰嗦，干脆这一回先下手为强，要浩伦请客。

她以为——浩伦请定了，结果——却令她瞪大了眼。

“浩伦，你有空吗？”杨俊生在门口敲了敲。

这一回他没有长驱直入，更没有那副武装起来的自傲表情，反而笑容可掬，一脸客气。

他们两个什么时候和好的？

其实才是自己跟人家过不去的葵丽，一直以为浩伦跟她是一国的，也应该很讨厌杨俊生才对。

“有。”浩伦笑笑地站了起来。

那表情好像在告诉葵丽，你死心吧，想花他的钱，闪到一边凉快。

葵丽吃惊地眨了眨眼睛。

不只因为杨俊生的转变，更因为浩伦的态度，这两人到底是什么时候和好的？她怎么不知道。

“我想请你吃顿饭。”俊生一脸的诚恳。

昨天和执行长通过电话后，他立刻找了个机会和丁浩伦恳谈一番，当着他的面向他郑重道歉，并且恳请他指导。

“去吃鲁肉饭如何？”他随手拿起了外套，笑着和杨俊生走了出去。

鲁肉饭？她差点尖叫。

这家伙敲她竹杠的时候都挑最贵、最高的，怎么轮到别人请客，他竟然客气起来了——她咬紧了牙。

突然门又被打开，她立刻一脸正色地看向来人。

“我下午不回来了，”丁浩伦一笑，“中午自己解决啊。”说着又关上门。

你们到底是什么时候和好的？她正要问。

可惜丁浩伦根本不给她问的机会。



“真没有想到你会挑鲁肉饭？”杨俊生不可思议地看着他。

要不是丁浩伦坚持，而且他确实从他坚持的眼神里，看出他真的很想吃鲁肉饭，否则他还以为他是客套的缘故。

丁浩伦吃得津津有味。

在迅速扒完了一碗饭后，向老板又要了一碗，这才开口：“毫不起眼的豆芽菜，竟也是某些人的最爱，你说是不是？”

“没错。”俊生低首一笑，“其实这一顿饭我早该请了。”

“现在也不迟啊。”浩伦的两颊塞得鼓鼓的，非常尽

责地吃起来。

卤味、烫青菜，还有香喷喷的鱼丸汤，这些他从来没有吃过的东西，令他赞不绝口。

“再来一碗！”他豪气地说，“还有再来一碗鱼丸汤。”老板笑了起来。

“哎，你怎么都没动？”他奇怪地看着俊生面前的那碗鲁肉饭。

“我——”俊生不知所措地只好拿起碗，应付地扒入两口，“我从来没吃过——”路边摊。

“我是想吃没得吃。”他叹气地从老板手中接过鲁肉饭。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是穷得没得吃。

谁知道他的意思是，他在加拿大根本就没有鲁肉饭可以吃。

有钱也吃不到。

就算是自己做，素材也没有本地的道地。

“这里真是吃的天堂。”他叹了口气，满足地喝着鱼丸汤，不忘要老板再切盘卤味。

他的胃口逗得杨俊生直发噱。

老板更是笑开怀。

“和葵丽在一起，她根本就不碰这些。”他解释道。

不是晚餐被她拖着到她家吃饭，就是他敲她竹杠拉她到外头发现新美味。

要不是为了开拓国外的市场，他大概也不会碰这些

东西 结果一吃惊为人间美味。

“这一摊生意很好 ,而且很干净。”他示意俊生看了眼那堆免洗碗筷 ,要他放心吃。

俊生实在吃不来这样的东西 ,他实在搞不懂这种不起眼的东西 ,有什么好吃的 ?

丁浩伦显然看透了他的心思。

“你不吃完它 ,你就不知道当它入了你的口中——也就是消费者的口中 ,是什么感受 ?”

俊生一愕。

“你的意思是——”好像有什么在“提醒”他。

“很简单 ,因为我了解欧美的餐饮风格 ,所以我才能顺利地把它导入这儿的市场。你想要进军世界舞台 ,同样地你也必须要推销出你最熟悉的 ,比如这个。”他敲了敲碗 ,看着他。

霎时灵光由杨俊生的脑中一闪而过 !

“我懂了 !”他喊了出来 ,“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他高兴得简直快要从椅子上跳起来了。

大家肚子饿的时候 ,会想要吃方便面、微波面包 ,来顿香喷喷的热食。可是同样的欧美人士肚子饿了呢 ?

他们作何选择 ?

“我怎么没想到呢 ,我们也可以推出外国人可以微波的中式餐点作选择 ,让他们可以吃的不再是薯条和汉堡 ,他们也可以有多重选择。”俊生兴奋地嚷嚷了起来。

“不错。”浩伦一笑 ,表现得像是这点子其实是俊生

想出来的似的。

“我们现在就回去。”俊生兴奋得简直快坐不住了。

“等一等，”他拉住了俊生，“咱们去钓鱼。”

“钓鱼？”

“在等待鱼儿上钩的时候好好想想，你可以推销出什么？你该怎么做？还是你不喜欢钓鱼？”他故意问。

他知道俊生喜欢钓鱼，而他呢，喜欢滑雪。

其实他是想借着和俊生钓鱼时，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当儿，“若有似无”地提供他一些宝贵的意见，给他一点助力。

“好啊！”俊生二话不说地答应了。

两人从下午直到深夜，虽然没有钓到半条鱼，不过俊生倒是“丰收”了不少。

自此，两人成了哥儿们，每到了周末，便是这对哥俩好相约一块儿去钓鱼的“上课”时间。

俊生志不在钓鱼，而是他非常地喜欢在钓鱼的等待过程中，和浩伦“闲话家常”。

因为他往往能在闲聊过程中，得到某些商机的启示，注意到某些他从未注意到的问题，进而一起研讨出解决之道，让他学习到更多。

就这样，在浩伦的提携之下，俊生越来越有接班人的架势，也做得越来越好了。他完全没注意到浩伦牺牲了很多自己的宝贵时间，状似无意地跟他闲聊过程中，其实是在启发他，帮助他。

俊生越来越能独当一面 ,这也表示浩伦快完成——任务了。

不过葵丽依然还是老样子 ,处处得靠他帮忙。



“我的财务报表呢？”葵丽捧住了快爆炸的脑袋 ,痛苦地嚷嚷了起来。

她会五种语言 ,可是对数字却完全没有概念 ,她惟一会做的 ,就是把她辛苦所赚的钱通通存起来 ,然后眼睁睁地看着利息一直掉。

“在你右边事务柜的第三格的抽屉里。”浩伦头也不抬地说。

他像是长了许多只眼睛 ,葵丽做什么他都知道。

实际上是因为葵丽她太迷糊了 ,使得他不得不分神多多帮她一点忙。

葵丽果然在她右手边事务柜的第三格的抽屉里 ,找到她要的东西 ,笑了起来。

“报表呢？”不一会儿 ,她又开始慌张失措。

“在你左手边压在卷宗下面。”他依然头也不抬地说。

果然。

没多久 ,葵丽又要找她昨天打的文件了。

“左边的大抽屉。”

“右边最下的一格柜子。”

“计算器在这儿！”

诸如此类的情况 ,天天都会上演。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是秘书 ,而她才是经理呢！

“葵丽 ,干脆我叫你经理算了。”他被整得松垮垮的 ,整个人瘫进了皮椅里 ,像团泥似的看着她。

他一人做两人的工作 ,业务经理还得兼帮秘书的忙 ,你说他累不累？

葵丽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

“对不起嘛 ,中午我请你吃饭。”说着 ,她一脸的笑。

他仰首疲惫地叹了口气。

葵丽赶紧走过来 ,替他拿捏了起来。

“好嘛好嘛 ,你可以点最贵的 ,这一次我不哇哇叫了 ,好不好？”

“不好 ,我想我干脆把你娶进门算了 ,另外再找个称职一点的 ,你说好不好？”

“不行 ,我喜欢工作。”她抗议。

实际上她是喜欢 Money ,她以为他不了解她啊！

“由不得你。”他抱起她坐在腿上 ,“再被你这么整下去 ,我会累垮。”

葵丽不好意思地笑了出来。

“可是你的秘书得是五十岁以上的女性。”否则她很不放心 ,“要不然我不同意。”

“好！”他允诺。

反正就要离开这里了，请个一百岁的也行。

“行李都准备好了吗？”他拍了下她的俏臀。

“嗯。可是妈呢？”

“交给我办，咱们董事长的弟弟已经寡居了好几年，我想介绍他们两个认识，你觉得呢？”

“真的？她高兴了起来，可是你怎么认识对方的？”

“嗯——”他支吾了起来。

“挖角的时候认识的？”她又试探了一句。

他转了转眼珠，没有回答。

“到底是怎么认识的？”她揪着他的领子逼问。

他突然笑了起来。

“我说了你可千万别摔下去。”

“好，你说。”

“我是董事长的干儿子，董事长是我干爹。”

“啊——”她叫，竟然从他的腿上摔了下去。

“你还说你不要摔下去。”他疼惜地将她从地上拉了起来，一脸好笑。

“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她抬高了分贝。

“你说呢？”突然他哈哈笑了起来，“你看我像吗？”他掏出了两侧空空如也的口袋给她瞧。

“你——”可恶！

她跺了下脚，发觉自己又被他耍了。

其实他才没有耍她呢，他说的句句属实，只可惜她

一点都不相信。



丁浩伦撮合了葵丽的妈妈和干爹的弟弟成了一对，让葵丽高兴得直掉泪，这样她就可以放心地嫁给浩伦，不用担心妈妈会跟着一起吃苦了。

终于到了该挥手告别的日子。

杨董、俊生，还有一脸幸福的向妈妈，都一起到机场为他们送行。

除了杨董，没有人知道浩伦的真实身份，大家都以为他们是要去加拿大度假。

“连杨董也来了？”葵丽有点惊讶，还以为是因为杨俊生的关系。

杨俊生也觉得奇怪，为什么浩伦只是去度假，父亲却坚持要他陪同一起来送行？浩伦又不是不回来！

“谢谢你，浩伦。”杨董含着泪光，欣慰地直握着他的手，不知该怎么形容他的感激。

“记得参加我的婚礼，您可是‘介绍人’。”浩伦压低了声音。

“我会的。”杨董高兴地笑了，懂他的意思。

“再见。”他帅气地挥手和大家说再见，不忘朝俊生露了个顽皮的笑容，“Michael，你到现在还喜欢穿有大象

图案的裤子吗？”他笑着，拉着葵丽走进了登机室。

俊生先是一愣——突然他的眼睛越张越大——

“迪米尔！”他叫了出来。

天哪，他怎么会忘了这个小时候惟一知道他的秘密——非大象图案的内裤不穿的迪米尔呢？

随着父亲的笑容越来越扩大，证实了他的猜测，可是班机已经在跑道上准备滑行了。

“迪米尔！”他大叫，挥舞着手。

难以诉说的感动，一下子涌向了他的喉头。

“他就是那个神秘的执行长。”杨董按着儿子的肩膀说。

“原来他就是——”

杨俊生震惊地看着冲向云霄的飞机，说不出话来了。

10

这真是一个奇怪的宴会。

葵丽转着眼珠，小心翼翼地打量着四周。

怎么大家都盯着她看？

一下了飞机，浩伦就驱车带她来这个地方。

这里是哪里？她不知道，只知道这是浩伦所说的那个很有钱的朋友的家。

也的确是有钱，她打量着。单单看这房子的气派，就算是她从没见过，也可以从屋里头的气势，感受得出屋主人的财富气息。

怎么说呢——单单头上的水晶吊灯，她记得她曾经在某家具店的目录上看过，少说要六十万。

如果是一般普通人的家庭，绝对不会把这六十万钉在天花板上，可能是买一部车，可能是付房屋贷款，总之就是不会把这六十万就这么轻易地花掉。

由此可见。

更何况她头顶上的吊灯，要比目录上的更豪华，相信一定不止六十万这个数字。

她在打量着大家，当然大家也在打量着她。

只见一群俊男美女围在一起，嘀嘀咕咕地不知在说些什么，可是聊着聊着，眼光总会不由得射向她，然后又立刻调转回方向，又继续嘀嘀咕咕起来。

“她叫葵丽吗？”咪可好兴奋，“长得好漂亮。”咪可一脸的雀跃。

一听到小叔浩伦要带未来的老婆回家，她等不及要看人家晕倒的样子。

“浩伦很有眼光。”玉洁也品头论足起来，“人长得不但漂亮，还会五种语言，这样的美女真是稀有。”

玉洁和咪可才初次见面，就已经对葵丽有了好感。

“嗯。”宇伦和立伦一起点头。

为了审核这位超级才女 ,应浩伦的要求 ,他们全家举办了这场宴会。

而不知情的向葵丽 ,还以为浩伦真的只是带她来跟他的好友说声抱歉 ,并且介绍她和朋友认识。

她不知道站在她眼前打量她的 ,是她未来的兄嫂和家人。

“你看 ,她在看我们了。”咪可好紧张 ,立刻别开脸。

深怕葵丽看出破绽 ,到时就不肯晕倒了 ,那她就没好戏可看了。

“你 !”这个咪可。

丁立伦干脆把老婆架在身边 ,免得她坏事。

“她和浩伦看起来真是一对。”丁爸爸也凑过来低声地说。

“嗯。”这个大家倒没意见 ,一起点头。

“她看起来很无聊耶 !”玉洁不忍地说。

“我去陪她。”咪可自告奋勇。

立刻被人拉了回来。

“求求你。”丁立伦拜托她 ,“你去只会把事情搞砸。”

丁妈妈笑了出来。

“我去。”她笑着拍了拍咪可的俏脸 ,“待会儿你们再过来 啊。”

“好 !”咪可兴奋地答应。

大家却不敢苟同地一起转头看着她。

不用说 ,那眼光的意思可自然明白。

“好嘛。”她只好举起小手发誓 ,“除非她跟我讲话 ,否则我决不靠近 ,免得搞砸了。”咪可很无辜地说。

“嗯。”大家这才松了口气。

丁妈妈正要过去 ,丁爷爷却快了一步 ,呵呵笑地坐了下来 ,就坐在葵丽的旁边。

丁妈妈只好适时地转到另一边去 ,假装要去招呼别的客人。



奇怪 ,浩伦跑到哪儿去了 ?

一见旁边有人坐了下来 ,她立刻不疑有他地挪开了些 ,想让老人家坐得更舒服点。

“你在等人 ?”丁爷爷一脸和善地问。

葵丽奇怪地回首。“嗯。”她点了下头。

奇怪 ,浩伦呢 ?怎么把她丢在这儿 ?她不忘寻找浩伦的身影。

浩伦说太久没见面了 ,要跟好友好好聊聊 ,可是也不该聊得这么久 ,简直把她忘了。

浩伦怎么可能把她忘了 ?想当他们丁家的媳妇 ,得先通过爷爷这一关。

而试验才正要开始。

“你好像不是这里的人。”丁爷爷状似聊天地随口问问。

“嗯，我们是来观光的。”

“跟谁？”

“朋友。”

“说说他的名字，也许我认识。”爷爷好心的说。

葵丽看着他，心想他怎么可能会认识？不由得失笑了起来。

“我那个宝贝孙儿的朋友，我可是都认识的喔。”爷爷认真地说。

此刻丁爷爷摇身一变，成了浩伦口中那位很有钱的朋友的爷爷。

“哦？”葵丽心想，也许他真的认识浩伦也不一定，于是说出了浩伦的名字。

“唉呀，那个穷小子。”丁爷爷立刻演起戏来，“说别人我不一定晓得，说那个穷小子我一定认识。”

“哦？”葵丽吃惊地张大了眼睛。

浩伦是哪里得罪这个老爷爷了？怎么一谈起浩伦就是这副模样？

她奇怪地看着老爷爷，眼里盈满了不满。

“原来你就是那个穷小子的女朋友？哦——”他一脸恍悟。

老爷爷奇怪的眼光，使她忍无可忍地反驳了起来。

“我的浩伦很穷，可是穷得很有骨气，你凭什么批评

他？”

老爷爷的眼里霎时闪过一阵光彩。

“没有人教你，人不可貌相吗？”

哇——这女孩子的嘴真利。

丁家人惊愕地对看了彼此一眼。

事实上他们早就忍不住地挨近，想听听爷爷怎么考倒对方？

老爷爷忍住笑。

“我只是觉得很可惜，以你的条件可以找到更好的，比如说我孙儿。”他故意考验她，看看她怎么说？

没想到葵丽却得意地弯高了唇角。

“不，我的浩伦才是最最好的。他虽然衣着不讲究，却有一颗温暖的心，比起那些自以为长得很俊帅的男人，他英俊温柔又有能力，比谁都能令我着迷。”她陶醉地说。

她才不会因为老爷爷一副很有钱的批判口气，便萎缩了信心，反而自卑起来了呢！

“哦？”老爷爷一脸的满意，对她的印象又加了几分，“可是如果他这么有能力，怎么会那么穷呢？”

“穷有什么关系？”她怪叫了起来，“难道衡量一个人的标准是靠钱来决定的？”她一副老先生无药可救的表情。

令大家差点忍俊不住。

“我只是为你好——毕竟柴米油盐酱醋茶，样样都

要钱。”老爷爷满意地看着她。

“唉——”她突然叹了口气，好似老爷爷说到她心坎里去了，“也只有省吃俭用了。”她认命地说。

老爷爷再也忍不住地笑了起来。

“你真傻，其实你可以跟我孙儿交往看看——”

“不。”她想也没想地立刻拒绝，“我爱浩伦。”她一笑，“如果我想嫁给有钱人，我服务的公司的董事长儿子，就曾经想要追求我。”

“哦？”老爷爷立刻装出一脸很稀罕的表情，“你拒绝了？”

“当然。”她点头，才不怕别人笑呢！

丁爷爷立刻一副她很傻的样子地皱起了眉头。

“这小子到底有什么好，值得你为他这么牺牲？”

“我没有为他牺牲，我是心甘情愿的。”她毫不犹豫地说了。

这让丁家人意味深长地彼此对看了一眼。

“那你倒是说说看，他为什么值得你这么心甘情愿，愿意放弃到手的幸福？”

“幸福不等于财富。”她纠正了老爷爷的错误观念。

说得好！老爷爷一声喝彩。

“好，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他为什么值得你这么做？”老爷爷就是不放弃，一定要听她说出丁浩伦的坏话。

“因为他就是值得。”她耸了下肩说。

漂亮的洒脱模样像是在告诉老爷爷——您老人家好像管太多了吧？

“那你总可以告诉我，我儿子哪一点赢不过浩伦吧？”丁妈妈突然坐到她的旁边来，把她吓了一跳。

“是啊，我儿子哪一点不好，你也告诉我，为什么那么穷的浩伦比我儿子还受欢迎？”丁爸爸也凑过来说。

突然无缘无故地蹦出了两个人，一时间令葵丽无法反应，只是奇怪地看着他们。

“你们是——”

“我们是浩伦的朋友的家人。”大家异口同声。

丁家人全禁不住好奇地凑过来了。

他们全都摇身一变成了浩伦的朋友的家人，瞅着不知情的葵丽的反应。

“怪了，浩伦为什么比你们的儿子受欢迎，应该去问浩伦才对——”

“问你比较快。”丁爸爸也凑过来和老婆挤在一起，一时间四人座的沙发全挤满了人。

葵丽的小口张了又闭——

怎么大家眼巴巴地一直看着她，一副望穿秋水的模样，她的答案这么重要吗？

当然重要了。

因为葵丽每说的一句话，都会成为丁家人决定她能不能当得成丁家人的决定性因素，当然非常重要了。

不是丁家人吹毛求疵，不肯放过她，而是——到底

是什么样的魅力 ,让这么漂亮的女孩宁愿放弃杨俊生的追求 ,而屈就于看起来没什么钱的浩伦。

他们很想知道。

葵丽突然笑了起来。

看着站在她眼前四个俊男美女眼睛瞪得大大的 ,一副急欲得知答案的模样 ,突然又笑了出来。

“好吧 ,告诉你们无妨 ,”反正他们也不认识她 ,“即使我的答案可能会令你们吃惊。”

“没关系 ,你说。”

“我觉得和他在一起——”她笑了笑 ,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出答案 ,“他是个能用他温暖又有力的双手 ,帮我砌筑出一座城堡——”突然她的眼睛瞪得又圆又亮。



浩伦——好帅！

从来没有看过他这么得体的装束 ,三件式的白色合身西装 ,把他衬得俊挺非凡 ,再加上他原本就十分英俊的脸 ,整个人看起来器宇轩昂 ,简直快闪花了她的眼。

她直眼地看着 ,像做梦一般直眨着眼睛。

真的是浩伦？

他从哪里借来的西装？她傻眼了。

好看又合身 ,简直比和他在德国参加宴会的那一套

还帅！

他洋溢着笑意的眼神，从他一出现，就一直瞅着她看，而她也回视着他。

“你说堆砌筑出一座城堡，然后呢？”大伙儿急忙问。

也不管她看到浩伦突然变了个人的模样，令她是多么的震惊。

“城——城堡——”她突然回过神来，“我刚刚说到哪里了？”

“你说可以用他温暖又有力的双手，为你砌筑出一座城堡——”大家赶紧提词。

“对——对——”她傻眼了。

忘了她要说什么，忘了她刚刚问了什么，她整个魂都被浩伦吸了过去。

“浩伦——”她正要告诉他说，穿这样真好看——冷不防地又被人打岔。

“然后呢？”大伙儿急忙问。

提完了词，却还不见答案，真让大家心急。

她不悦地皱眉看了他们一眼，这群奇怪的家伙——她眼里只有浩伦。

除了浩伦跟她之外，今天宴会的人都显得不太正常。

“然后呢？”大家又问。

烦不烦？她只好说。

“然后可以把我安心地安置在里面，让我安心

地——“嘎，浩伦你真帅！”她扬起了笑容，着迷地看着他。

随着他的步下楼梯，她那副惯有的憧憬爱情的梦幻表情，又再度浮现在脸上，傻傻地笑了起来。

浩伦好帅，有钱没钱有什么关系？和他在一起，她让他觉得她拥有了全世界最好的男人，他让她觉得，总有一天他会给了她全世界。

那四个俊男美女，因她突然加入的那一句：“嘎，浩伦你真帅”，而差点摔跤。

“然后呢？”立伦也问。

“然后什么？”她一愣，忘了她刚刚说什么了。

丁爷爷和丁爸爸、丁妈妈，全都一副憋笑不已的模样。

看着未来的媳妇为着儿子那副魂牵梦系的模样，他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你刚刚说可以把你安心地放在城堡里——然后呢？”立伦好心地提醒。

浩伦朝她走过来了。

她一笑。“就算不是很有钱也没关系，”她盯着浩伦，这句话是对他说的，“你让我觉得和你在一起，会变成——变成——”她的眼里盈满了幸福。

“变成公主？”宇伦干脆替她一次把话说完。

什么公主？她不爽地回过头来，在这罗曼蒂克的幸福一刻被人打岔，还真令人火大。

“我为什么一定要当公主？我就不能当女王吗？”她

气呼呼地吼，这群家伙烦不烦？

突然她决定把自己升格为女王了，就从此刻起。

错愕不及的答案，令宇伦一阵惊愕——也因为她突如其来的吼声把他震住！

浩伦纵声大笑！

突然大家也都笑了出来，包括宇伦。

宇伦的表情有说不出的奇怪。

这令人错愕的答案的确蛮震撼的，只是如果她知道她吼的是未来的大哥，不知道会不会晕倒？

大家的表情都一脸的奇怪，随即又是一片笑声。

葵丽一脸的莫名奇妙。

赶紧走过去挽住浩伦，她再也不要跟这群呆子在一起了。

“你要当皇后也行，葵丽。”他大笑，快乐地在她的脸上亲了一下。

“你到底去了哪里？丢下我一个人。”她埋怨地看着这些笑得有点奇怪的家伙一眼。

“我到楼上去换衣服去了。”他又是一阵笑。

“跟你朋友说，我们打算回去了好不好？”大家的眼光真是奇怪，她央求道。

“去哪里？”他忍住笑，“这是我家。”

“你的——家？”她突然扬高了音。

“是，这是我家。”他肯定地瞅着她。

她一脸的——莫名奇妙。

“你租这儿？”也对，住旅馆是一笔很大的开销。

“不，”他逸出笑声，“我住这儿。”

“你住这儿？”她一头雾水，“你以前住这儿？”她实在搞不懂他的意思，胡乱猜着答案。

“不，我住这儿。”他将她转向众人，“这儿是我的家，他们是我的家人。”他一一介绍起来。

她先是一愣，随即眼睛越瞪越大——

“他们是——是——”她结巴了起来。

宇伦扬高了眉，双臂交迭地看着她，等着看她愧疚的表情。

“你们是——”她眨了眨眼，这才发现这两个男人和浩伦还有点像。

而且——坐在沙发上的那对夫妇——还真的跟浩伦有点像！

她突然吃了一惊，嘴巴张得圆圆的。

“别太吃惊，杨董真的是我干爹，不信你问他们。”他朝家人点了下头。

大家朝她肯定地直点头。

她吃惊地突然跌坐了下来，刚好摔在沙发上。

“杨董——真的是你干爹？”她尖叫了起来，突然两眼一翻晕了过去。

“哈哈，她晕倒了。”咪可高兴地拍手叫好，她们有伴了。

“喂——”浩伦吓了一跳，“我什么都还没说呢，你怎

么就晕了？”他用力地想要摇醒她。

他等着看，他等着看，他等着看她知道他身价后，吃了一惊当场晕过去的表情。

可是他还没说呢，她就已经晕过去了。

“才一个杨董就把她吓晕了。”丁爷爷好笑地看着她。

“如果她知道我们家的财产，恐怕——”

大伙儿都笑了出来。

“我什么都还没说呢——”浩伦一脸不甘愿地嚷嚷。

“我也是。”宇伦用力往他肩上一搭，同情地看着葵丽，“我也等不及想看她愧疚的表情，可是她却已经先晕了。有什么办法？”他很无奈地说。

一阵哄堂大笑。

“我赞成让她加入我们的阵容。”玉洁率先投她一票。

“我也是。”终于看到了想看的晕倒场面，咪可很高兴地投她一票。

“你们呢？”丁爷爷笑了出来。

大家一起点头，只除了宇伦。

突然宇伦笑了出来。

“同意！勇于追求自我，敢骂男人的女人才有价值，我投她一票。”

“哈哈——”大家齐声叫好。

毫无疑问地，很有个性的葵丽，获得全家一致通过。

尾 声

两年后。

丁家的媳妇轮流煮饭，今天轮到了葵丽这一对。

闻到阵阵的香味从厨房里飘出，引得坐在客厅里等候的人一阵垂涎。

“好香。”大家都面露饥饿地直盯着厨房。

只是这顿饭还要等多久？

浩伦在厨房里忙着，葵丽在一旁负责试吃，这阵香味就是浩伦的杰作。

“好吃吗？”

“嗯。”葵丽边试吃，边满意地点头。

“收拾收拾，可以叫大家吃饭了。”浩伦顺手收拾着银具。

葵丽则清理着水槽的皮屑，突然她叫了起来：“你的萝卜皮怎么削得这么厚。”她火大地拿给他瞧。

外头的人都笑了起来：“又来了。”

厨房里也传出了一阵笑声。

“我就是喜欢听你骂。”他嬉笑地说。

葵丽忍不住又念了他两句，念着念着自己也笑了起来。

“吃饭喽！”浩伦嬉皮笑脸地探出了脑袋。

全家人如获大赦地站了起来，终于可以吃饭了。

“好吃！”

“嗯，真的很好吃。”

大家赞不绝口。

丁爷爷更是一脸满意。

只见他边吃边高兴地喂着宇伦两岁大的儿子，左手还腾得出空来抱着立伦一岁大的儿子坐在腿上，哄着小家伙张开嘴巴。

大家一阵笑声。

这样和乐融融的气氛，变成了一种享受，不论多忙，丁家的男人总会尽量地推掉应酬，就为了回家和家人共聚一餐。

“来，孕妇要多吃一点。”浩伦招呼着老婆，替她夹得满满的。

葵丽不好意思地吃将起来。

“才两个月，可是我已经开始一天五餐的量了。”她摸着肚子，还有点不敢相信。

“明天轮到我煮饭，我炖一道特别的给你尝尝。”玉洁高兴地说。

“我也是，后天请你二哥帮你做一道特别的，那一道是我最喜欢吃。”咪可做什么都不落人后。

丁立伦无力地摇了摇头。

咪可的厨艺是精进了不少，可是还是做不来复杂的，每次她宣布她已研究出什么新料理时，他总会在一旁盯着，免得又出状况。

丁爸爸跟丁妈妈当然笑得合不拢嘴了。

三个媳妇轮流掌厨，努力地制出属于她们个人风味的独特料理，当菜一上桌的刹那，总会引来全家人一阵惊叹，随即一扫而空。

这样的美味不论等待多久，都是值得。

而这一刻成了全家的最爱。

“大后天是周末，我们休假喔。”玉洁提醒大家。

每周一到周五，她们三个轮流掌厨，周末则看他们三兄弟大展身手，或者叫外卖，不过总以叫外卖居多。至于周日嘛——则是这群女人帮出外 Shopping 的日子——连同婆婆在内。

至于这群男人就放牛吃草喽——反正她们的老公会负责一切。

“不准吃方便面。”玉洁警告道。

“放心，我把所有的方便面都丢掉了。”咪可说。

“喂——”三个男人立即抗议了起来。

“那可是我从日本带回来的——”

管它从哪里带回来的，在丁家，女人最大。